联系我们——"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

2010
半月刊



® 中国驰名商标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6

下半月



母爱最大 故事最美




满足高要求

我们都要快乐成长

路远牌绿力胶囊，促进青少年和儿童生长发育！
祝您的孩子拥有健康的体魄、挺拔的身姿！



暑期大优惠，好礼送不停

买就送



路远牌绿力胶囊4盒装（40天服用量）

盒装中包含4盒路远绿力胶囊以及4瓶路远珍珠粉胶囊。
购买4盒装另赠送1盒路远绿力胶囊。（10天服用量）

路远牌绿力胶囊9盒装（90天服用量）

盒装中包含9盒路远绿力胶囊以及9瓶路远珍珠粉胶囊。
购买9盒装另赠送1盒路远绿力胶囊（10天服用量）+2瓶珍珠粉胶囊。



珍珠粉具有补钙的保健功能，为了更好的达到均衡营养、促进生长发育的目的。我们特地准备了路远牌珍珠粉胶囊赠送给您，配合服用，效果更佳！

成长小常识

一、**补充蛋白质** 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骨细胞的增生和肌肉、脏器的发育都离不开蛋白质。人体生长发育越快，则越需要补充蛋白质，鱼、虾、瘦肉、禽蛋、花生、豆制品中都富含优质蛋白质，一定要重点补充。

二、**增加维生素** 维生素是维持生命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维生素A、B、C，是人体生长发育所必不可少的。动物肝、肾、鸡蛋特别是蔬菜中含有多种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应多食用新鲜蔬菜。

三、**增加矿物质** 人体长高取决于骨骼的生长发育。要多补充牛奶、虾皮、豆制品、排骨、骨头汤、海带、紫菜等含钙、磷丰富的食物。另外，要多晒太阳，有利于体内合成维生素D，促使对钙、磷的吸收。

四、**保证充足睡眠** 睡眠是人体长高的"营养素"，常言说：人在睡中长。睡眠不仅可消除疲劳，而且入睡后，生长激素分泌旺盛，有利于长高。因此每天要保证8小时以上的睡眠。

五、**体育锻炼** 运动能促使全身血液循环，促使骨骼变粗、骨质密度增厚、抗压抗折能力加强。运动能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使骨骼、肌肉、大脑发育得更好。

全国通信销售　订购热线：400-678-1790　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维护消费者权益，产品实行三包　投诉电话：021-64333738

465 2010 SEMIMONTHLY 下半月刊 6月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

—STORIES—

2010年6月

下半月刊·绿版

社长、主编 何承伟

常务副主编 吴 伦

副主编 姚自豪（上半月·红版）

副主编 夏一鸣（下半月·绿版）

本期责任编辑 邢 悦

电子邮箱 simyyue@126.com

绿版发稿编辑

夏一鸣 朱 虹 杭 帆

刘迎曦（见习） 颜轶超（见习）

美术编辑 李宝强

电脑制作 郭瑾玮

通 联 归依玲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5030

上半月刊编辑部电话 021-64332325

下半月刊编辑部电话 021-64336469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主管、主办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制作、发行总监 张 凯

电话 021-64313938

广告业务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告总监 张 准

广告业务 021-34010383

广告投诉 021-64333738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3100320080016号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

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山西省报刊发行局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3.00元



·笑话·

你也看出来了

语文老师组织了一次作文比赛。没想到，平时水平一般的小华，这次作文写得相当出色。老师把小华叫到办公室问："小华，你跟老师说实话，这次作文是你写的吗？"小华吞吞吐吐地说："老师，其实，这……这不是我写的。"

老师继续疑惑地问道："那是谁帮你写的呢？为什么这篇作文的前后风格很不一样啊？"

小华听到这里，吃惊地说："老师你真厉害！别人都说我爸我妈没有共同语言，我还不信，可你却一眼就都看出来了。"（刘洪进）





（本栏插图：包丰一）

高山滑雪

滑雪老师告诉新学员："学习高山滑雪，要分三步走：第一步要学会在平地滑雪；第二步要学会从高处往下滑。"

学员听了很好奇："那第三步是什么呢？"

老师抬高了语调："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要学会架着拐杖走路！"（汪　杰）

宣传广告

有个人当了好多年副厂长，一直想把那个"副"字拿掉，可是始终不能如愿，因此看到"副"字就来气。后来，他调到了一家药厂工作，但还是任副职。

这天，秘书送来一份新药的宣传广告请他审定。他见最后一句话里面有个"副"字，气就不打一处来，条件反射似的把这个字划掉了。

没几天，宣传广告印出来了，只见上面写着：此新药无任何作用。

（陈　冰　荐）



谈谈哥伦布

夫妻俩为哥伦布是否有老婆争论了起来。丈夫争辩道："我看哥伦布肯定没老婆。要不，他什么大陆也发现不了。"

妻子问道："为什么？"

丈夫说："哥伦布如果有老婆的话，在出海前，她一定会问哥伦布，你上哪儿去？为什么去？有什么事吗？和谁一起去？去多长时间……"

话没说完，妻子就抢着说："哥伦布当然应该把这些事情交代清楚！"

（语　佳）

11朵玫瑰

一对恋人走进鲜花店，看见花店老板正在扎玫瑰花，每11朵扎成一束。

女友高兴地说："看！11朵玫瑰花就表示一心一意。"

男友摇摇头说："不对，11朵是表示一生一世的意思。"

女友听了很不服气，便问老板："你说说，这11朵玫瑰花到底表示啥意思？"

"没啥意思，"老板答道："今天我们店里搞促销，买10送1！"

（舒一耕　荐）

打起精神

史密斯破产了，心情十分郁闷，这天他去酒吧喝酒，碰到了一位当司机的老朋友。朋友安慰他说："打起精神来，一切都会好的。有一次，我欠了人家5000美元没法还，便把车子开到悬崖边，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

史密斯好奇地问："那后来呢？"

朋友答道："后来有一群人听说了我的麻烦，便开始捐款。最后我的难题解决了，便把车子驶离了悬崖。"

"太好了！"史密斯说道，"请问那些好心人是谁？"

"就是我开的那辆公交车上的乘客。"（冯国伟　荐）





不迟到的雇员

有个老板为手下的雇员经常迟到而犯愁。这天，他听说有家公司的雇员天天争先恐后地来上班，便找到他们的经理，咨询道："为什么你的雇员上班，来得一天比一天早？"

经理微微一笑，道："因为我这30个雇员人人都有车啊。"

老板"哦"了一声，但接着又说："不对呀，我手下的雇员也都有车，可他们还是照样迟到啊！"

经理诡异地笑了笑："告诉你，我只给他们留了25个停车位。" （小　妆）



中奖了

这天，爸爸让儿子出门，帮他买彩票。没一会，儿子就回来了，大声嚷嚷着："爸爸，您中奖了。"妈妈纳闷地问："这彩票不是明天才开奖吗？你怎么现在就知道他中奖了呢？"

儿子神秘地把妈妈拉到里屋，说："嘘，妈妈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千万别告诉爸爸啊。"说着把一包栗子递到妈妈面前说，"我刚才一出门就碰到一个卖栗子的，我就买了一包。"

妈妈惊讶地说："你把买彩票的钱买栗子了？"

儿子点点头："是啊，不过，爸爸要真买了彩票，说不定也打了水漂，连买栗子的钱都没了。我呆会儿就说这栗子是奖品。" （蓝昌科　荐）

主　角

这天放学后，儿子兴冲冲地跑进家，大声说："爸爸！我们学校演戏，我在里面扮演主角了！"

爸爸很高兴："太棒了！儿子，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啊？"

儿子得意地说："我扮演的是爸爸，台词可多了。"

爸爸想了一会儿，吩咐说："明天回学校，告诉老师你要扮演妈妈，这才是主角，而且台词更多。"

（黄　玉）



有钱好过手表

这天，妻子参加完同学聚会后回到家里，嘴里就不停地念叨："我那个同桌现在可发达了，光那款手表，就要10万块呢。"丈夫不屑一顾地说："要是我有那么多钱，才不会拿去买表呢。而且照样能知道时间。"

妻子好奇道："你打算怎么办？"

丈夫笑了笑："把一大叠钞票全捆在手腕上，要想知道时间，就扯一张，随便给一个陌生人，让他告诉我就好。"（庄妃轩）

借 条

大刚想去买烟，可忘记带钱了，便问同事小李借20块钱。小李掏出钱递给大刚，然后一本正经地说："你给我打个借条吧。"

大刚一愣："20块钱还要打借条啊？"小李严肃地说："亲兄弟，明算账嘛。"可大刚浑身上下找遍了，只找到一支笔。小李不慌不忙地把手伸出来："就写在我手上吧。"大刚无奈，只好在小李手上打了张"借条"。

没想到，第二天刚上班，小李就来催大刚还钱。大刚没好气地说："就20块，值得像黄世仁那样逼债吗？"小李苦笑了一下，说："倒不是我怕你不还钱，只是这借条写在我手上，害得我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敢洗脸。"（金 关 荐）

右腿骨折

一个右腿骨折的患者到医院治疗，结果骨科医生心不在焉地给他左腿打上了石膏。

后来患者来投诉，医院负责人问他："你当初知道他在给你的左腿打石膏吗？"

患者点点头："知道啊。"

"可你当时为什么不提出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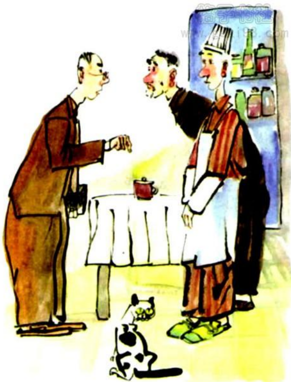
患者指着腿上的石膏说："我以为他先用我的好腿做个模子，再换到骨折的腿上。"（柯 新）



（本栏目欢迎原创作品，翻译作品。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从网上传递。如为电子邮件，请发以下信箱：simyyue@126.com）



你还欠火候



■赵守玉

我家在小镇上开了一家餐馆，招牌菜是老爹做的醉鱼。

说起我家的醉鱼，那可是色香味俱全，既嫩又鲜，入口还有一股淡淡的酒香，在十里八村很有名气。中学毕业后，我进了餐馆，和老爹学做醉鱼，不久也能把这道菜做得像模像样了。我想接过老爹的班，让他多休息休息，可老爹却总是说："再等等，再等等，你还欠火候啊。"说得我心里很不服气。

这天，镇政府的秘书一溜烟儿来到我家餐馆，告诉老爹，中午要准备两大桌，拿出最过硬的本事，特别要做出最最上等的醉鱼。老爹见镇秘书左叮咛右嘱咐的，连忙问是什么样的贵客。秘书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告诉老爹，县长到镇里来检查，中午准备在镇上吃便餐。这可是县长第一次来到本镇，而且据他所知这个县长又是一个美食家，特别喜欢吃鱼，也特别擅长品鱼，所以镇长下了命令，指定在我家吃饭，拿出最最上等的醉鱼招待县长。

一听是这个原因，老爹可乐坏了，他一个劲儿地说请领导放心，我们爷俩保证完成任务。镇秘书又千叮咛万嘱咐了半天，直到老爹保证由我主勺由他把关来一个双保险，镇秘书才放心地离去。这可是我第一次面临这样的考验，心里没底，坐立不安，怕出现什么闪失，误了县长的午宴。我一次又一次地催老爹快点儿动手准备，可老爹却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优哉游哉地抽着烟，还不轻不重



地扔给我一句话："急啥？越是大事儿越要沉得住气，你小子，欠火候哟！"

我没有办法，只好强捺着性子等老爹。终于，老爹抽足了、坐够了，才站起身来，一摆手："动手！"

老爹一声令下，我便开始行动起来，精心挑选出两条上好的活鲤鱼，简单收拾一下，把它们放进了温热的白水锅里。其实这是我家做醉鱼的一个秘诀，随着水温升高，锅里的鱼会头昂、尾动、嘴轻张，就在鱼第三次张嘴时，我们把精选的白酒顺着鱼嘴灌进去。当鱼不再张嘴时，那灌下去的白酒便闷进鱼腑，到时候再把鱼从水锅里捞出来，精心打理，鱼肉便能散发出淡淡的酒香。

我照着老规矩，把鱼放进锅里，然后两眼眨也不眨地盯着锅子，生怕错过了时机。

"灌酒！"就在我发愣时，老爹突然一声令下。

我这才意识到，该灌酒了，急忙顺着张开的鱼嘴把白酒灌了下去。可灌完白酒我才反应过来："爹，这才是第二次张嘴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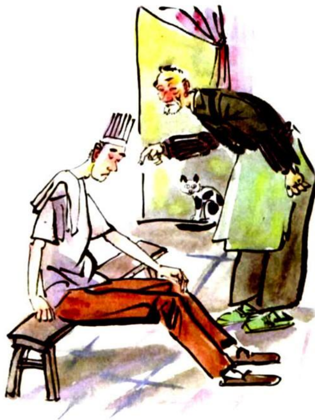
"没错！"老爹看着满脸迷惑的我，"这次的客人是县长，他们喝的酒肯定是好酒，而好酒的酒香就更浓，我们只有提前灌酒，醉鱼中的酒香才能更清醇！"

我点了点头，老爹说得对，我真是欠火候。

一切准备完毕，镇长和众人陪着县长进了餐馆。

老爹亲自上阵，端酒送菜，每上一道还要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菜名和特点，最后端上了醉鱼。县长边看着醉鱼边点着头，拿起筷子，轻轻夹起一块鱼肉，放进嘴里，慢慢嚼了起来，然后轻轻点了点头："是你做的？"

"是我儿子做的！虽然他是跟我学的，可他的水平早超过我了！"老爹说着，把我叫了过去。县长拍拍我的肩膀："好好干，有前途。"





能得到县长的表扬，我得意极了，和老爹一起，恭恭敬敬送走了这些客人。这时我们才感觉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瘫坐在椅子上。

两人刚坐下，就见门一开，镇秘书走了进来。

老爹急忙站起来，拿过一个小本："这次咱也记账吗？"

镇秘书摆摆手："不，结账！"说完，看着老爹算完账，掏出钱扔在了桌上。

老爹有些发愣地看着秘书："这是咋了？秘书，你咋有点儿不高兴呢？是不是我们哪里做得不到位？你说出来，下次我们好改！"

"什么下次？县长临走时说了，你儿子的厨艺在乡镇还成，但登不了大雅之堂，因为他还欠点儿火候。"

我一愣："哪里欠火候了？"

"县长说了，他在你醉鱼的酒香里品出了一点点鱼腥，你的酒香既是特色又是掩盖，这肯定是你在去鱼腥时还欠那么一点儿火候。"镇秘书说完，转身离去。

看着镇秘书远去的背影，老爹慢慢竖起了大拇指："不愧是美食家县长！咱家醉鱼先进温热水锅，就是为了去鱼腥。鱼前两次张嘴是吐尽了腹内的鱼腥，这时再灌酒那就是纯正的酒香。而提前灌酒，鱼腥吐不尽，自然只能用酒香来掩盖鱼腥。一般人根本就感觉不到的那丝鱼腥，县长只那么一口，就品了出来，佩服！"

我急得差点儿掉眼泪："爹，你还佩服啥呀？你刚才真是瞎指挥，第二次张嘴就让我灌酒，你看人家说不来了吧！"

老爹见四周没人，这才嘿嘿一笑："为啥？还不是为了咱这餐馆还能活下去。镇上原来那个金山餐馆，被镇长相中了，结果活活用白条子给吃黄了。咱要是不故意欠火候，县长吃高兴了，镇长肯定会把咱这盯上，以后镇上来人就会安排到咱家，那咱家关门的日子就不远了。"

"那这样你就不用关门了？县里镇里都不满意了，咱的名声也坏了，你说以后咋办？"

"县长也没说不满意啊，人家县长不是拍过你的肩膀了吗？还说，你的厨艺在乡镇还成。这可是县长的评价，多好的广告呀，还怕以后没人来吃你的菜？孩子，一定要记住，真正精明的厨师，不是用最精湛的技艺去做菜，而是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目的去做菜。一菜百味，因人而异，这才是真正的火候！"

我一愣，但很快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老爹无奈地一笑："咱经营个买卖不容易，你只有过了这火候的关，爹才敢把餐馆真正交给你呀！"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狗生七崽

■邓永江

俗话说"狗三、猫四、猪五、羊六"，说的是这些家畜怀胎的月数。有一只叫阿黄的母狗怀胎三月，一朝分娩，"噼里啪啦"一口气生了七个崽，看着这七个胖嘟嘟的狗宝宝，阿黄却眉头紧锁，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原来，狗族有这样一种说法，凡是一胎生七个崽的，必须全部送给别人养，否则，一个也带不大。

话是这么说，可是骨肉连心，当娘的怎么舍得把一窝崽全送给别人啊。

也许是天意，这天，阿黄捡了一只迷路的狗崽，高兴得泪水涟涟。她把狗崽抱回去，一凑数，正好八个，这下好了，不用把七个狗宝宝送给别人了，还应了狗族的另一种说法，一窝八个崽的，将来个个都是狗族里的精英。

阿黄给这个狗崽取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赛虎"。

然而，世事难料，随着赛虎一天天长大，大家渐渐发现，这只被捡回来的小家伙，并不是狗，而是一只狼！特别是一到晚上，赛虎那忽高忽低"呜嗷——呜嗷"的嗥叫，让狗们听得毛骨悚然，彻夜不得安宁。

狗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老们召开了紧急会议，全票决定，责令阿黄和赛虎断绝母子关系，让赛虎滚回狼族去，否则就将阿黄一家逐出狗群。

阿黄这下左右为难了，一边是血脉相连的同类，一边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到底该如何选择呢？

最后还是母爱占了上风。阿黄拖儿带女，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狗群，找了一处山坡，安营扎寨，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然而，阿黄一家的灾难也从此开始了。

这天，阿黄给孩子们安排任务，让他们出去捕食，八个崽分作四组，赛虎因为体格强壮而且英勇善战，和体弱胆小的老七分在一组。

临行前，阿黄再三嘱咐赛虎要照顾好老七，赛虎拍拍胸脯说："妈妈，您放心，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险，我就是拼了命也会保护好七哥的！"

到了傍晚，狗崽们陆续回来了，唯独赛虎和老七还不见踪影，急得阿黄一颗心怦怦直跳，因为近来世道不好，食物紧缺，许多凶猛的动物为了生存，常常冒险相互残杀。

直到天全黑了，大家才看见赛虎浑身伤痕累累，跌跌撞撞地回来了，背上竟然背着血肉模糊的老七。此时的老七，早已开膛破肚，肢体不全，样子惨不忍睹！

阿黄腿一软，一下晕了过去。好久，她才醒过来，发现身边围着一窝孩子，个个垂头拭泪，赛虎更是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

阿黄哽咽着问这是怎么回事，赛虎擦了擦眼泪，说出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们遭到了一群猛兽的围攻，那群猛兽很狡猾，看到老七相对较弱，就集中攻击他，很快老七就一命呜呼了，赛虎拼了命才将尸首抢了回来。

大家听到这里，都咬牙切齿地问："说，到底是谁干的？我们要他血债血偿！"

可没想到，赛虎却一下子沉默了，被逼问了好久，这才支支吾吾地说当时天太黑了，看不清是什么动物，好像是虎或狮子什么的……

仇家都弄不清楚，报仇的事只好搁下了。然而，灾祸并没有就此结束。

这天，阿黄又让孩子们出去捕食，这次七个崽分作两组：赛虎和老大、老六被分作一组，一起出去捕食。



到了傍晚，一组狗崽兴高采烈地扛着食物回来了，而赛虎那一组却迟迟不见踪影。天渐渐黑了下来，不久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一种不祥的预感掠过阿黄的脑海。

终于，赛虎回来





了，可他又是一身伤痕，背上还背着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阿黄一看，两眼一黑，晕了过去……

兄弟姐妹们早已怒发冲冠，血红着双眼问："说，到底是谁干的？我们要新仇旧恨一次和他算清！"

而赛虎又是支支吾吾了半天，还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那神情似乎在隐瞒什么。

一连失去三个孩子，阿黄伤心得肝肠寸断，一下苍老了许多。在处理孩子的遗体时，阿黄留了一个心眼，她发现尸体伤口处残留着狼特有的腥臭味，和赛虎身上的一模一样！顿时，一股悲愤之情直往脑门上蹿！但是，阿黄最终还是硬生生地将情绪压了下去。

等到夜深了。阿黄将剩下的四个狗崽招到自己房里，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他们。

狗崽们一听，都愤怒了："一定是他干的，不然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凶手是谁？""对，我早就怀疑了，只是妈妈您老是护着他，说他是您亲手养大的，不可能做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可他毕竟是狼啊，残暴的本性是改不了的！""肯定是他了，我看今晚是个机会，干脆把他……"老二说着，伸出爪子做了一个"咔嚓"的动作。

"事不宜迟，走，把这可恶的家伙干掉！"大家说完，纷纷起身，杀气腾腾地奔向赛虎的房间。

可当狗们合力撞开赛虎的房间后，却发现房间是空的，窗户大开着，被风吹得吱呀作响。不好，看来这家伙听到风声，畏罪逃跑了！

狗们恨得汪汪叫骂着。就在这时，一阵"呜嗷、呜嗷"的狼嚎声，由远及近地传来。狗们听了，不由感到一阵恐慌，显然有一群恶狼正向他们靠近。

令他们气愤的是，第一个出现的竟然是赛虎！好啊，原来是引狼入室去了。狗们不由从恐惧变为愤怒，个个双目喷射着怒火，一拥而上，将赛虎扑倒在地，不断地用爪子和牙齿攻击他。

平时最勇猛的赛虎，似乎被这突然袭击弄蒙了，没有作任何的抵抗，张

嘴想说什么，却被兄弟姐妹们愤怒的叫声给淹没了。没过多久，他就被撕咬得奄奄一息了……

看着倒在地上的赛虎，阿黄泪流满面地问："好歹我对你有养育之恩啊，可你……为……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孩子？"

赛虎一阵抽搐，艰难地说："妈……妈，哥哥们不……不是我杀的，是、是狼群杀、杀的……"

阿黄一惊："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说？"

此时，赛虎已经气若游丝，喃喃地说："我……我不忍心说啊，狼是我的同类，我不想他们和狗族结仇，可是他们不听我的劝告，还令我离开你们，否则，连我也一块杀了……今晚，他们要攻击狗寨，我是回来通知你们快……快跑……"赛虎话没说完，四腿一蹬，断了气。

这时，狼的嗥叫声越来越近，狗崽们纷纷催促阿黄："妈妈，别难过了，快走，要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但他们并没有跑多远，很快就被赶来的狼群围住了。

四个狗崽各站一边，将妈妈阿黄围在中间，个个血红着眼睛，摆出誓死一战的架势。

狼群疯狂地向他们发起了攻击。虽然狗崽们拼死抵抗，但毕竟力量悬殊，很快，四个狗崽一个个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就当狼群准备向阿黄再次发起攻击时，突然从身后传来"汪汪汪"的一阵震天的狗叫声。紧接着，一大群狗飞快地冲了过来，原来，狗族得到了消息，前来支援了。虽然，他们并不是狼群的对手，但还是奋力冲进包围圈，救出了阿黄……

很快，狗族召开了誓师大会，决定和狼不共戴天！狗族和狼族之间从此展开了漫长的种族战争。最后，狼族占了上风，并打算乘胜追击，一举歼灭狗族。

为了种族延续，狗族做出了一项改变狗类历史的决定：去投奔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人类。为人类看家护院，做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事实证明，这项决定保护了狗族，而狼族却越来越稀少……

没有记载的历史终究会被遗忘，但是"狗生七崽"的传说却一直留了下来：凡是一窝生七个狗崽的，必须全部送给别人养。你还别不信，如果硬是留着养，还真一个也养不大呢。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绿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
夏一鸣：gshxym@163.com
邢　悦：simyyue@126.com
朱　虹：zhong98305@sina.com
杭　帆：hangfan1102@126.com
刘迎曦：liuyingxi1203@163.com
颜轶超：yanyichao1004@sina.com



课堂上，千万别睡觉

@ 闹闹 昨天上课的时候，有个男生趴在桌上呼呼大睡，被老师发现了。老师没发火，很淡定地说："同桌关心一下。"同桌愣了一下，然后——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了睡觉男生的身上……

@ 秋十六 晚自习的时候，有个哥们儿在最后一排睡着了。睡了一会儿，他突然醒了，用手在墙上摸索了半天，找到电灯开关，然后"啪"一下把教室的灯关了，接着睡觉。当时全班同学都看傻了。

@ 大白 同桌上课睡觉被老师发现了。我忙把他推醒了。可同桌瞪着老师就是不站起来。老师急了："你给我站起来！"同桌还是不起来，拿白眼翻老师。老师没脾气了："你这样的学生我没法管。"然后继续上课了。我在底下小声说："你真牛，敢跟老师对着干。"没想到同桌说："其实我想站起来，但是……我腿睡麻了……"

@ 我是学习机 会考的时候，卷子比较容易，基本能剩下来一小时左右发发呆。我们班一个男生就睡着了，而且睡得比较投入，在椅子上就开始翻身打呼，不小心翻地上了，掉地的时候他还不忘记要抓一样东西，可惜抓到的只是试卷，于是就睡眼惺忪地抓着张试卷躺在地上……（路人回复：大概是拿试卷当被子吧。）

@ 零食小霸王 刚进高中的第一堂课，同桌上课时睡着了。老师见到，便叫他："睡觉的那个同学，请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同桌一激灵醒了，站起来说："我不会……"老师让他坐下："注意听讲，不要再睡了。那么由53号同学来回答这个问题。"同桌又站起："老师，我真的不会！"老师有些烦躁了："坐下！语文课代表给我起来回答！"同桌再次站起来："老师，我就是语文课代表……"

@ 淹不死的鱼 记得有一次我同桌恶作剧，趁我睡觉的时候，把一个怪兽的贴片贴在我衣服后面。我傻乎乎地一直没发现……后来我终于发现了，就问大姨："大姨，你洗衣服的时候没看到这个贴片吗？"我大姨说："看到了呀！"我问："那你怎么没摘下来啊？"大姨无辜地说："我还以为是商标呢，怕洗坏了，特意摘下来洗的，等衣服干了又给你粘上去的……"

@ 刘老六 高三那时，我上语文课特别喜欢睡觉！有一次老师在讲评课文时说："这篇文章，文笔细腻，叙述流畅……"我模模糊糊听到最后两个字，猛地一惊，立刻起立，大声说："不知道！"然后全班同学默默地望着我，再然后全班哄堂大笑好久……（注：俺名叫刘畅。）

@ 都市客 记得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上班主任的课，一个同学在课堂上打瞌睡，老师见了就拿粉笔头丢他。同学醒了，以为是旁边人丢的，冲着那人大骂。老师问他怎么了？这个同学一脸无辜地说："老师，他拿粉笔丢我！"

父与子



点评：**引人入胜的书：**

《父与子》是德国幽默大师埃·奥·卜劳恩的传世之作，它围绕着父子亲情，以连环漫画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个生动幽默的小故事，常使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

编读往来：你的问题我来答

江苏 祝贵成：一天上午，邮递员给我送来一份邮件，一看信封末尾写着“故事会杂志社”，顿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邮递员当时问了我一句：“你订了书吗？”我只得含糊地“嗯”了一声，等邮递员前脚刚走，我就急忙打开信封，一看竟是《故事中国》一书，我觉得有些纳闷，心想《故事会》怎么会给我寄书来？它怎么知道我爱看《故事会》的呀？思来想去，只想到三个原因：1. 二十多年前，《故事会》曾发表过我的一则笑话；2. 十多年前，我曾给《故事会》寄过一篇中篇故事，被退稿；3. 2009年12月下半月刊上的“游戏空间·岁末版”我也参与过。难道就因为这个就把我给记住了吗？

绿版编辑部：您好，我们不会忘记每一位关心我们杂志的作者和读者。您收到的这本《故事中国》的确是“游戏空间·岁末版”的奖品。这个活动举办后，编辑部收到了许多读者朋友寄来的答案，在这其中也有不少答对题目的朋友。我们从中抽取了150名幸运读者，将名单发布在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上，同时奖品也已经陆续寄出。在此，感谢大家对我们活动的参与。





给座金山也不换

□唐雪嫣

河豚来了

周彦伟是一家公司的职员。这天，他刚走出公司，手机就响了，只听那头传来一个神神秘秘的声音："周先生吗？我是'美味居'的王强，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店里刚收了一条野生河豚。"周彦伟听了，心里不由一阵欣喜。

这年头，吃河豚不是什么新鲜事，可要吃到野生河豚那可就难了。周彦伟工作的城市虽然是产河豚的地方，可野生河豚是少之又少，价格已被炒到了上万元，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排队等着一饱口福。他们通常都会跟酒店预约，一旦酒店有了货，就通知他们来。不过周彦伟不想这样干等着，他另辟蹊径，私下里和各家酒店的服务员都打好了招呼，约定店里一收到野生河豚，立即通知他，不管最后能不能吃到，都会给对方二百块钱"信息费"。

这个王强就是周彦伟的"内线"之一，只听王强小声说："我们钱老板现在不在酒店，你要想走后门，就得赶紧来，等他回来通知了原主，就晚了。"

周彦伟接完电话，立马赶到"美味居"，正巧在酒店门口堵住了钱老板。周彦伟告诉钱老板自己愿意多出钱，希望钱老板能优先把河豚给他。钱老板一听，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不行，想吃河豚的人哪个不是有钱人？你出得起钱，别人也出得起。我



们饭店卖的不光是河豚，更是信誉，这事儿我不能答应你。”

周彦伟早料到钱老板会这么说，不过，他早有对策，话锋一转，恳求道：“钱老板，其实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就是一个普通的工薪族。实不相瞒，这次我是为了我父亲，他老人家半年前得了重病，怎么治都去不了病根，前不久有个老中医给了个偏方，说要用野生河豚做药引子，说那是天下至鲜至毒的东西，能够使药力发挥出来，也能去了病根。所以，我这才着急出高价来买鱼。钱老板，求求您，就破回例吧。”



周彦伟并没有撒谎，前不久他刚把父亲接来，就想早日让他吃上一口河豚鱼。钱老板上上下下打量了周彦伟一番，觉得他不像在说谎，便放缓了语气说：“咳，我是真想成全你这份孝心，可这事要传出去，我的牌子就砸了，你还是到别的酒店看看吧。”

周彦伟着急地说：“这事我保证不告诉其他人，我知道，来河豚的事你还没告诉人家呢，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你肯把河豚让给我，我愿意多出五千块。”

钱老板咂了咂嘴，不屑地说：“这可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信誉，信誉！”

周彦伟看出来，钱老板没把五千块放在眼里，便又说道：“一万块。”

钱老板眼睛亮了一下，可随即又摇摇头，还是不行。

周彦伟咬了咬牙，再次喊价：“两万。”

这次钱老板没摇头，只是眨了眨眼睛，脸上的神色变幻不定。周彦伟知道他动心了，趁热打铁地说：“两万块可再买一条河豚了。要不是为了治我爸的病，我才舍不得出这么多钱呢。”

可没想到，钱老板犹豫了半天，



最后还是说："不行啊，我们做生意，'信誉'二字还是很值钱的啊。"说着摇了摇头。

周彦伟愣了，两万块钱已经是自己的上限了："钱老板，这可是两万块呀，你就不能再考虑一下？"

钱老板不再看他，烦躁地摆摆手，示意他别再说了。

周彦伟转身想走，可还是不甘心，最后，一跺脚说道："三万，这是最终价了。"

钱老板恨恨地瞪着周彦伟，好像要把他吃了一样，过了好半天，终于说道："我豁出去了，三万块，我把河豚让给你——但咱说好了，这件事谁都不能说。"

周彦伟兴奋极了，一个劲地点头答应。但他身边没带那么多钱，便让钱老板等着，自己去银行提款。

机会有了

去银行的路上，周彦伟越想越不对劲：就这么一条鱼，三万块钱就砸进去了？心里有点舍不得，可他又实在不想放弃这次吃河豚的机会。怎么办呢？

突然，他灵机一动，对啊，不如请公司的韩总一起来吃这条河豚。韩总是周彦伟的顶头上司，也是个美食家。周彦伟心想，野生河豚很难得，韩总一定会领自己这个情的。这样，既能让父亲吃上河豚，又能讨好上司，一举两得，这三万块钱花得也值了。想到这里，周彦伟掏出手机，拨通了韩总的电话。韩总一听这事，果然大喜过望，问道："彦伟，你通知你爸爸了吗？"

周彦伟开心地说："还没呢，我准备到酒店再告诉他，给他一个意外惊喜。"

"那就好。"韩总长出了一口气说，"你就在银行呆着别动，我马上去找你。"说完挂掉了电话。

周彦伟心里不由有些纳闷：韩总赶过来想干什么？可他也没多想，先到银行取了钱，等了没一会儿，韩总就到了，他把周彦伟拉到一边，说："彦伟，我听你说过，用河豚能治父亲的病不过是个偏方，对吗？"

周彦伟不明白韩总什么意思，他点点头说："是啊，但人家都说偏方治大病，既然有这个说法，我总得让我爸爸试一试，治好了最好，治不好也能一饱口福。"

韩总问道："那你觉得成功的把握大吗？"

周彦伟想了想，苦笑着摇了摇头。见他这副表情，韩总叹了口气说："彦伟啊，有个事得请您帮个忙了。你知道咱们公司跟凯达公司有笔大合同，可一直签不下来，他们赵总也是个老食客，我琢磨着要是咱们请他吃顿野生河豚，他一高兴，这个合同就差不多了，所以……"



周彦伟的心一下子凉了，问："韩总，您的意思是……"

"我觉得，这条河豚你就先让给公司吧。"韩总劝道，"其实，我也在其他酒店定了河豚，只要一到货，我保证转让给你，无非是晚些时候罢了。那时再请你父亲吃，我觉得也来得及吧。"

"可是，可是……"

韩总拍了拍周彦伟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彦伟啊，咱们公司这么多年轻人，我最看好你了。你让出这条河豚，就是为公司立了一大功，我心里有数……"

周彦伟知道，韩总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如果自己再不答应就有些不知好歹了。可是如果答应的话，心里又觉得对不起爸爸。他不由得犹豫起来。

韩总见周彦伟心动了，便继续说道："彦伟啊，这种机会不是谁都有的，丢了可找不回来啊……"

周彦伟终于招架不住了，虽然他不在意钱，但他不能不在意前途。再说本来自己对这偏方就没什么信心，不过是试一试罢了。想到这里，他勉强地点了点头。

事情黄了

韩总高兴极了，立刻和周彦伟一起来到了美味居。可没等进门，就听见里面吵吵嚷嚷的，仔细一听，只听一个气愤的声音说道："你到底还有没有点诚信？我预付款都交了，现在河豚到了，你竟然骗我说没到？有你这样做生意的吗？"

周彦伟心里暗暗叫苦：糟了，预订河豚的客户找上门来了。他急忙拉住韩总，两人悄悄往里看，只见一个老头正怒气冲冲地在那里拍桌子，钱老板则赔着笑脸说："大叔，你干吗这么大火气？你听谁说我们这里收河豚了？"

"这你别管，你敢说你没有收到野生河豚？"

过了好一会儿，里面才传来钱老板沮丧的声音："对不起啊，大叔，我真不是有意骗你，实在是我一个朋友要它有大用……这样吧，大叔，你把这条河豚让给我，我愿意赔偿你五千块钱的损失费。下回一来河豚，我立马通知你。"

听到这里，韩总露出会心的微笑，小声对周彦伟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老板在用你的招数呢。"周彦伟笑着点点头。

可没想到，那位大叔却一口拒绝了钱老板的请求，钱老板又把价钱提高到一万、两万，一直到三万，可那位大叔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周彦伟急了，刚想推门进去，韩总却拉了他一把，退到一个角落里。韩总皱着眉头说道："不对劲，我怀



疑……"

周彦伟这下明白了韩总的意思，不由得恍然大悟："你是说那个钱老板找了个人演戏？想再多要一些钱？"韩总点了点头，说："哪有人面对三万块不动心的？我觉得这里面有事，咱们先看看再说。"

两人正说着话，只见那个老头走出了酒店，站到街上等出租车。周彦伟上下打量着老头，小声说："韩总，这老头穿的衣服很普通，不太像是有钱的买主，他和钱老板好像也不是在演戏啊。"韩总也糊涂了。这时老头拦了辆出租车，眼看就要上车了，韩总忙拉着周彦伟，快步走上前招呼道："大叔，留步。"

老头回过头来，疑惑地看看两人。韩总冲老头笑笑说："大叔，美味居的河豚是您订的吧？实不相瞒，我们也想要这条河豚，想跟您商量一下，能不能让给我们？我们可以多出点钱。"老头皱了皱眉，厌烦地说："不行，出多少也不行，你们就别白费心思了。"说完就要上车。

韩总大声说："五万，大叔，这个数总可以了吧？"

可老头就像没听见一样。这下，周彦伟真急了，既然钱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再打一次感情牌吧。想到这儿，他摆出一副诚恳的样子说："大叔，实不相瞒，这条河豚是想给我父亲吃的……"

没想到听了他这话，老头一下子恼了，指着周彦伟的鼻子说："别跟我演戏了，你们看钱老板帮不了你们，想撒谎骗我是吧？要不是我老头子聪明，找了内线通风报信，这条河豚就让你们抢走了，还有脸来求我？什么三万、五万，有钱了不起啊？就算你出五十万，我也不会让给你。"老头说完，钻进车里扬长而去。





鱼回来了

这老头的脾气还真倔，周彦伟和韩总面面相觑，看来这条河豚算是彻底没戏了。

晚上，周彦伟闷闷不乐地回到家，在门外就听到父亲爽朗的笑声，开门一看，他不由愣了。

家里除了父亲，还有一个老头，不是别人，正是那个预订河豚的老头。父亲见到周彦伟，忙招呼道："小伟啊，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刘叔，我们是从小到大的朋友了。后来他全家搬到这里，我们就再没见过面，这一晃都二三十年了。"

周彦伟想起来了，父亲刚来这里时，就嚷着要和刘叔联系，原本他想和父亲一起去拜访的，但父亲来的第二天自己就出差了，所以一直没见着。周彦伟赶紧上前打招呼，就听父亲继续说道："你刘叔听说那个偏方后，就一定要给我弄一条河豚，还别说，真让他搞到手了。"

刘叔的脸上露出赞赏的神色，冲周彦伟竖起了大拇指："好孩子，真孝顺啊。"周彦伟的爸爸不解地问："老刘，你们才第一次见面，怎么就知道他孝顺啊？"老刘感慨地说："刚才我们已经见过一次了。你儿子为了弄到野生河豚，刚才找到我，给我五万块钱要这条河豚，当时我还以为他骗我呢。老周，我听你说你儿子也不是很有钱，这孝心可嘉啊。"

这一瞬间，周彦伟羞愧得直想钻进地里去，如果刘叔知道自己后来改变了决定，该会怎么想呢？

父亲听了，吃了一惊，问道："你说啥？他要拿五万块钱买这条河豚？那你怎么不卖给他？五万啊，一条河豚竟然能值五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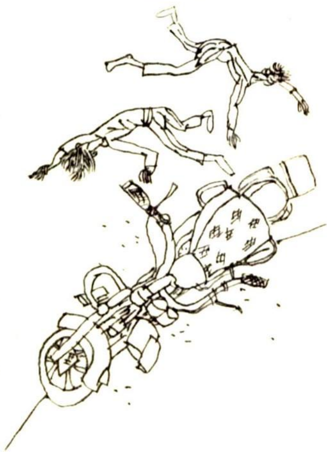
老刘哈哈大笑起来："老朋友，五万的确不少，不过没有这五万咱一样生活。多五万、少五万又能怎样？自从听说这个偏方后，我就跟酒店预订了河豚。如今有了河豚，那就算别人给座金山我也不换。几十年的老哥们儿，那交情是再多的钱能比的吗？"

（题图、插图：刘斌昆）



奇怪的抢劫犯

□杨金凤



不速之客

城南老街有个香烛店，老板阿宝是个毛头小伙子，喜欢搞些歪门邪道的东西，从老爸手中接过这个店后，从来没有好好打理过，生意渐渐都被别家抢了去。

这天晚上过了十二点，整条街都静下来了，唯有阿宝的店还亮着灯。他睡不着觉，正琢磨着怎么赚大钱呢。忽然，外面有人擂鼓一般敲门，看样子挺急的。

阿宝懒洋洋地起身开门，一边埋怨道："来了，怎么大半夜来买东西，你以为你是鬼啊！"他刚把门打开一条缝，外面的人就猛地发力一推，两个男人直闯了进来，接着又飞快地把门关上。阿宝差点跌了一跤，正要骂人，却见一把闪着寒光的小刀顶在胸口上，拿刀的男人冷冷地说："别动，哥俩抢劫！"

阿宝大吃一惊，接着又觉得有点滑稽，把手举得高高的，说："两位大哥，你们大概找错地方了吧？我这里什么都没有，今天连根蜡烛都没卖出去哩。"

说话时，另一个劫匪已经在屋里翻开了，突然他一声惊呼："大哥，我们发财了！"两手各抓着一大把钞票走过来，欣喜若狂，"全是大票，还有美元！"拿刀的家伙一看，眼里顿时射出两道光，"啪"的就给了阿宝一个



大耳光："还说没有，这是什么？"

阿宝一看，这哪是什么钱，全是店里卖的冥币。看来这两个家伙真是穷疯了，阿宝忍不住"嘻"一声笑出来："大哥，这是冥币呀，只有在阎王爷那儿才流通。"

那家伙听他这么说，反复又看了看，一抬手，又给了他一个耳光："这明明是人民币，你骗鬼呀！给我放老实点！"说罢，便把阿宝绑在一张椅子上。阿宝眨巴眨巴眼睛，心说这两个家伙难道是傻子啊？

两个劫匪可不管他了，贪婪地四处搜寻起来，一边翻，一边连连惊叫："妈呀，简直太多了……这儿还有金条，呀，这么多首饰珠宝！"

阿宝知道，他们说的都是店里纸糊的东西。他看着两个劫匪把自己的店一扫而空，眼睛瞪得越来越大了。看这两人的样子，不像是装的，而是真把这里的东西都当成真的了。再仔细看他们的脸，阿宝感觉两人都长得很古怪：身子又长又小，轻飘飘的，像纸糊的一样，一张脸又瘦又干，似乎就只有一张皮，而且脸色青蓝青蓝的，眼眶有一大圈黑影。

忽然，窗外吹进来一股凉风，阿宝不禁打了个冷战，汗毛一根根倒竖起来，心中大叫：见鬼了！不是鬼，谁会抢这些东西？

阿宝虽说从小就跟店里这些鬼用的东西打交道，可还是头一回撞上鬼，只吓得全身发抖，不知所措。

大难不死

两个鬼把店里所有的冥钱以及"金银首饰"都洗劫一空，甚至连那些纸糊的手表、手机和MP4都不放过，装了满满两大袋子，临走前，还在身上挂满了纸枪，说是逃跑时拿来对付警察。

拿刀的鬼是老大，显然对这次抢劫的结果十分满意，兴奋地对另一个鬼说道："兄弟呀，有这么多钱，我们以后不用再干这行了，到太平洋买个岛，买艘船买架飞机，再买几百个女人，快快活活过日子吧！"

另一个鬼连连点头称是，他看了一眼阿宝，问鬼老大，怎么处理这个人。

鬼老大说："这么大一单案子，怎么能留活口？当然要杀人灭口了！"说着，拿着刀向阿宝走来。

阿宝不敢看他，吓得闭上眼睛求饶："两位大哥，求求你们留我一条小命吧，我发誓不报警。你们想要什么，我以后烧给你们！"

鬼老大笑道："这家伙吓傻了。烧什么烧？你以为咱哥俩是死人啊？"阿宝心想，完了，这两个鬼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一定是刚死不久的新鬼。

眼看刀子就要捅到身上了，阿宝



情急之中灵机一动，嚷道："等等！两位大哥，我心甘情愿让你们杀人灭口，但我临死前有个请求，能不能用枪啊？这样更干脆一点，求求你们了，让我死得痛快点吧！"

鬼老大一听，似乎发了善心，从身上掏出一把纸手枪来，突然脸色一变，骂道："枪一响，警察就来了，你小子想跟我们耍花招啊？"

"不不不。"阿宝拼命朝地上努嘴，"你看，那里还有消音器，装上去什么声音都没有。"

鬼老大点点头，捡起"消音器"装上去，把枪口对准阿宝的额头。阿宝壮着胆盯着他，眼看他手指做了一个扣扳机的动作，马上把头一歪，装死过去。

接着，他听到鬼老大说道："好了，快离开这儿，别让警察追上。"

过了好一阵，阿宝确定两个鬼已经走了，才敢睁开眼睛。然后费了好大一番力气，终于把绳索弄开了。可刚才接连遭遇了撞鬼和杀人灭口的惊吓，已经吓得尿了裤子，两条腿更是软绵绵的，站不起来了。

为了给自己压压惊，阿宝跌跌撞撞地走到里面的房间，拿出针筒，往自己胳膊上一气扎了三针，惊恐的心情这才慢慢恢复平静。接着，他就想这事要不要报警呢？按说抢劫是真的，被抢去的东西也值个千把块，可抢劫的是鬼，警察能捉到吗？考虑了一下，算了，自认倒霉吧，反正说被鬼抢劫也没人会相信。

就在这时，门外走进来一个人，大声问："阿宝，你没事吧？劫匪跑了吗？你放心，警察马上就到了！"

自寻死路

阿宝一看，原来是隔壁的老板。那老板说他刚才起来小便，听到阿宝的店有动静，发现有人抢劫，于是就帮阿宝报了警。

阿宝心里却有点不乐意，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不一会，外面街上就响起了警笛声，一辆警车停在阿宝门口，跑进来几个警察。他们看了看现场，问阿宝被抢了些什么。

阿宝有些心不在焉地回答："抢的多了去啦，光是现金就有几百亿。"警察大吃一惊，几百亿，就是银行也没这么多现金啊！阿宝连忙解释，说那都是阴间的钱。

警察这才注意到这原来是一家香烛店，全都十分惊讶，抢劫的见过多了，就没见过连这也抢的。阿宝哭丧着脸说："警察同志，你们还是别管这事了，你们也管不了的，因为抢劫的不是人，他们是鬼啊！"接着添油加醋地把刚才被抢的经过说了一遍。

警察听了他的话，犹豫了半天，尽管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但还是有些半信半疑，最后决定去追劫匪，看看能不能追上。阿宝连连摆手："你们就别忙活了，他们是鬼，怎么能捉得到哟！"

可警察还是把他拉上警车，开足马力追去。追了十来分钟，他们就看见前面有辆可疑的摩托车，上面坐着两个身影。

阿宝心中一哆嗦，指着摩托说道："就是他们，他们是新鬼，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警察说："什么新鬼旧鬼，明明是两个人嘛。"

这时，摩托车上的两个鬼发觉有警车追来，立刻加大油门。坐在后面的鬼还掏出枪，回头向警车开枪。警察大吃一惊，说：不好，他们有枪。

阿宝乐了，说那是他店里的纸枪，警察这才松了口气。

说话间，鬼已经把摩托开上了一座高架桥。警察追到桥下，停了下来，一个警察下了车，拿着大喇叭直喊"快下来"。

阿宝觉着奇怪，问："为什么不追了？"

警察解释说这座桥没还完工，是座断头桥，劫匪肯定得回头，他们在这里守株待兔就行了。

阿宝大声嚷道："他们是鬼啊，什么断头桥，能难得倒他们吗？"

只见那辆摩托飞快地来到了大桥断头的地方，两个鬼连车速也没减一下，径直向空中飞了出去。紧接着，连人带车一块往下掉。过了一会儿，才听到轰隆一声。

阿宝说："你们看，我说得没错吧？"

警察愣了愣，拔腿往桥底下跑过去，找到摩托掉落的地点一看，两个劫匪已经摔得不成样子了，早已一命呜呼。尸体周围掉着两个大袋子，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

警察对后面跟来的阿宝说道："你看，他们现在才是鬼呢。"阿宝呆呆地看着那两个鬼，脑袋也迷糊了，



鬼难道还会死吗？不是鬼，那抢他的冥币有啥用？

一个警察捡起一张冥币瞧了瞧，叹道："哎呀，真是冥币。"递给阿宝说，"嘿，这两个家伙连阴间的钱都要抢，真是想发财想疯了！"

阿宝接过钱一看，眼似乎有点花，急忙揉了揉，却突地一亮，这哪里是什么冥币，分明就是一张货真价实的"老人头"啊！

他一下扑到那些冥币上，捧起来仔细一瞧，天啊，竟然都是一沓沓真钱。不单有人民币，还有美元、欧元。再看那些金银首饰，只觉得一股血直冲脑门，老天爷，竟全部都是如假包换的真货！

真相大白

阿宝怔怔地发了一阵呆，接着噼里啪啦打了自己几个耳光，证明自己不是在做梦。他拼命地把钱往怀里搂，激动地大喊："天哪，天哪，我发财了！怪不得他们抢，原来真的是钱啊，这么多钱，世界第一首富就是我啦……"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抱着钱往每个警察手里塞了厚厚一沓，"拿着，这件事最好就这样算了，别张扬出去啊！"

警察看看手里的钱，又看看乐得手舞足蹈的阿宝，傻了。

过了一会，他们见阿宝仍在疯疯癫癫地胡闹，就上去一人抓住他一条胳膊，捋起袖子，拿电筒一照，好像都明白是咋回事了，于是不管阿宝怎么反抗，硬是把他拖上了车，径直往医院开去……

阿宝在医院昏昏沉沉睡了一觉，一睁开眼就喊："钱呢？我的钱呢？"

过了一会，有几个警察走进来，扔给他一沓票子："在这呢，你的几百亿。"

阿宝拿起来一看：冥币！使劲揉揉眼，再看，还是冥币。他傻了眼，喃喃自语："昨晚明明是真钱的呀，怎么就变了？那两个家伙，难道真的是鬼吗？"

警察呵呵一笑，告诉他，那两个家伙是人，不是鬼。

他们不是鬼，但为什么要抢冥币呢？那是因为他们抢劫时产生了幻觉，把看到的冥币和金银珠宝都看成真的了。

说到这，警察的脸严肃起来，说：为什么劫匪会出现幻觉呢？因为他们是吸毒者，抢劫前曾经吸食了过量的毒品！

阿宝听罢，禁不住全身打起了颤。他见几个警察都盯着自己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孔，忽然双手捂着脸，号啕大哭起来："我承认，昨晚他们走后，我扎了三针，比平时多了两针，求求你们把我送去戒毒吧，我不想变成他们一样……"

（题图、插图：魏忠善）





□张春雨

神秘的宴请

城管大队王大队长廉洁奉公、勤俭一生，终于安安稳稳地退居了二线。这个肥缺一空出来，立刻涌上了一大批人，正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最终，原副队长马以波“技”高一筹，坐上了这把交椅。

刚一走马上任，马以波的应酬也多了起来，今天这个请，明天那个约，马以波也不好意思推脱，挨个赶场子，忙得一塌糊涂，什么都顾不上了。

这一天中午，马以波刚从一家大酒店里走出来，手机就响了，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马以波淡淡一笑，一定又是找自己办事的，于是，他漫不经心地接了起来。只听电话那头是个老头的声音，马以波一下子皱起了眉头，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细一想，不由狠狠地砸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这不是退休的王老队长吗？

电话里，老队长想请马以波到家里吃个晚饭。马以波琢磨了半天，意识到：“一定是老队长有事相求。”他心中不由产生一丝内疚，虽然论感情，自己和老队长只是纯粹的工作关系，而且当初在老队长手下的时候，老队长对他是格外严厉。但是有一件事他可没忘，据说他能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老队长的极力推荐。

知恩图报可是做人的本分，想到这儿，马以波挺了挺身板，痛快并诚恳地说道：“老队长放心，您的面子一定是要给的，我肯定到！”

下午，马以波早早赶到了老队长家。老队长把他迎进门，热情地招呼他喝茶、吃水果，然后和他唠起了家



常。可是唠了半天，老队长一句正事都没提。

马以波觉得纳闷，是不是老队长不好意思提啊！于是他借了个话头，提醒道："老队长，有事您就尽管开口，能解决的我一定给您办！"可没想到，老队长听了这话，只是点了点头，给马以波添了点水，还是继续聊闲天。

两人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又聊了快一个钟头，仍然是没一句正题。马以波心里感到奇怪：这老队长还是拉不下面子啊，哦，对了，兴许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喝点小酒，他就能开口了。

于是，马以波耐着性子，继续和老队长聊天。可等到了五点半，马以波看着老队长，还兴致正浓地侃侃而谈，根本没有准备吃饭的意思。马以波是客人，也不好开口问，只能默默地忍着。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个多小时，马以波有点坐不住了，偷偷冲挂钟瞄了好几眼。老队长看出了他的心思，笑呵呵地说道："怎么？着急了？咱好饭不怕晚，难得见一次面，你就陪我多聊一会吧？"听了这话，马以波也不好拒绝了，只好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转眼间，天就黑了下来，华灯初上，老队长这才停下了话匣子，站起来说道："好了，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准备开饭。"

"好！"马以波如释重负，问道，"咱上哪家酒店去吃？"

老队长笑着说道："咱哪也不去，就在家吃顿便饭。"说着，还变戏法似的从茶几下面拿出了一瓶白酒——"小糊涂"。

马以波一脸惊异，在老队长家已经呆了大半天，里里外外就他们两个人，也没见厨房有人忙活，哪里来的饭菜呀！

老队长也看出了马以波心思，笑着说道："小马，饭菜在卧室里呢！"

"什么？卧室里？"马以波着实吃了一惊，心说这真不愧是当过领导的，吃饭喝酒都搞得这么神秘、这么





有特色。

他跟着老队长走进主卧室，一直来到了窗前。老队长慢慢地把酒倒满，接着邀马以波共同端杯，然后大喊一声："上菜喽！"接着，在马以波惊异的目光下，老队长把主卧的窗户猛然打了开来。顿时，一股热浪一下子涌了进来，里面夹杂着油味、烟味、辣味，直冲鼻子。

老队长煞有介事地吸了一口，然后笑着问道："怎么样？小马，味道不错吧！咱先干一杯。"说着，一仰头喝干了杯中酒。

马以波也呆呆地把酒喝干，望着老队长，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老队长一边倒酒一边又说话了："小马呀！这些都是楼下占道摆摊的小吃传来的，咱俩今天就借着这不花钱的美味喝一顿吧！再干！"说完，和马以波碰了碰杯，又一饮而尽。

马以波心中嘀咕起来，这老队长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正想着，老队长的第三杯酒又倒满了："小马呀！这酒能喝上，还得多感谢你呀！"

"感谢我？"马以波诧异地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老队长淡淡地笑了笑说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事可是归城管大队管，我退休前，可没人能喝到啊。"

老队长正意味深长地说着，突然话锋一转，嗅着鼻子说道："快快快！牛肉上来了，再喝一杯！"说完，第三杯酒就又下了肚。

喝完这三杯酒，马以波总算彻底明白了老队长的用意，脸慢慢地热了起来，接着又由红变成了紫黑色，老队长好像没有察觉一样，接着倒酒又说了话："小马呀！有我家这样'美味佳肴'的地方还有不少呢，这群众热线要为民所用，不能有人接，没人管呀！那样的话，早晚有人要管了。"老队长话没落地，又急忙喊道，"快！喝酒，鱿鱼上来了……"说完，又端起了杯子。

马以波实在是喝不下去了，他急忙伸手按住了老队长举杯的手，尴尬地说道："老队长，不喝了，我、我……我够了！"

"真够了吗？小卧室那边还有烤苞米呢？"

马以波羞愧地低下了头，诚恳地说道："老队长，我真喝够了，也喝明白了，是我得意忘形、不务正业了，谢谢您啊，老队长。"

老队长满意地笑了，指着酒瓶对马以波说道："酒可以喝糊涂酒，但是，人可绝对不能糊涂呀！相信我没有看错人！"马以波正视了老队长的目光良久，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题图、插图：张恩卫）

（本栏目欢迎来稿。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从网上传递。如为电子邮件，请发以下信箱：simyyue@126.com）



等着你回家

□楚横声



儿子跑了

现在，在家里供牌位的人越来越少了，可李老汉的屋子里却供着一个牌位，上面供的不是神仙也不是祖先，而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李老汉每天早上都要恭恭敬敬地给它上三炷香，虽然这些年，李老汉的身体越来越差，一双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了，可这一天三炷香却从没落下过。

这天起床后，房东老何头来了，见李老汉正摸索着要上香，便拦住他劝道："你都这样了还上香？他也就是个二十几岁的孩子，你都多大岁数了？再说他是被你儿子害的，跟你也没啥关系啊？"

那个牌位是个小伙子的。四年前，这小伙子路过一幢即将竣工的大楼，没想到大楼突然倒塌，一块砖头正好砸中他，小伙子当场死亡。而那幢豆腐渣楼就是李老汉的儿子李冬旭承建的，李冬旭在事发后携款而逃。李老汉觉得对不起人家，便把小伙子的牌位摆到了屋里，一天三炷香地供着。

李老汉摇摇头："子不教父之过，害死了人家儿子，我也有罪啊，不光我要烧香，等我那个小混蛋回来，我非让他好好磕几个响头不可。咳，四年了……"说着，李老汉转过脸来，问道，"老何，你说那小混蛋能回来吗？"

老何头也叹了口气。儿子逃走后，李老汉身体一下子垮了，为了治病，他把房子卖给了老何头，自己却无家可归。老何头可怜他，就把一间偏房收拾出来，免费给李老汉住，要



不是老何头的照顾，恐怕李老汉早就不在了。

老何头看着李老汉摇了摇头，正要答话，只听院子外面有人敲门。老何头忙走出去，打开门一看，只见外面站着一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男子问道："大爷，请问李大爷在家吗？"老何头觉得这男人有些面熟，疑惑地点点头，问他找李老汉干什么。那人上前握了握老何头的手，扶扶镜框说："我叫周得聪，是《城市晚报》的，四年前因为李冬旭的案子，我来采访过李大爷，现在我们想对李大爷做一个后续报道……"

怪不得瞅他面熟呢，原来以前来过。老何头觉着有些烦，板起脸就要赶人，周得聪急忙赔着笑脸说："大爷，我们报社知道李大爷生活困难，所以让我带了一千块钱，当作采访费，您放心，我不会问太过分的问题的。"

老何头知道，李老汉这些年全靠退休工资生活，一千块钱，够他贴补好一阵子了。想到这里，老何头不再阻拦，指了指偏房，转身回屋了。

周得聪推开偏房门，李老汉听到声音，迷迷糊糊地问："谁呀？"

"大爷，我是来看你的。"周得聪见到李老汉，眼睛一红，伸出手在李老汉的眼前晃了晃，见李老汉毫无反应，又警觉地往窗外望了望，见外面没人，便坐到床前，小声说："大爷，我跟您说点事儿，您可别激动啊，我是您儿子的朋友，他不方便回来，就让我来看看您。"

"你是小旭的朋友？"李老汉一下子坐了起来，瞪着一双失神的眼睛，可他只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他大声问："他在……"

周得聪忙伸出手捂住李老汉的嘴巴："大爷，您小点声，千万别让别人听见啊。"他慢慢松开手继续说道，"您儿子一直惦记着您呢，他知道您生活不好，所以让我给您捎点钱。"他说着打开包，拿出一沓钱放到李老汉手上。没想到，李老汉手一甩，把钱狠狠丢到了地上："我不要他的钱，他的钱上有别人的血。你告诉他，就算我穷死饿死，也不要他一分钱。"

当年，儿子逃跑的时候，给李老汉留了五十万，可李老汉听说了倒楼的事，马上把钱都上交了。他嫌这些钱脏。

见李老汉执意不肯要钱，周得聪的眼泪流了下来，哽咽着说："大爷，您儿子说了，您要不收这钱，他会难过一辈子，您就成全他这片孝心吧。我不方便呆太久，我走了。"

你别骗我

周得聪站起身想走，李老汉突然伸出手去，焦急地说："别走，别走，小旭，别走，你回家了，就千万别再走了……"

周得聪收住了脚步，转过头，强



压住内心的情绪，故作镇定地说：“大爷，您认错了，我只是您儿子的朋友。”说着，转身朝门口走去。突然，他听到背后传来“扑通”一声，忙转过头，只见李老汉从床上摔了下来，而两只手却还直直地向前伸着。

周得聪忙跑上前扶李老汉。没想到，却被李老汉死死地抱住，只听李老汉说道：“小旭，我眼睛瞎了，但心却没瞎，你的声音虽然变了许多，可那语气，我一听就听出来了，你是我儿子，你骗不了我的……”

“爸，我对不起你啊。”假扮记者的李冬旭再也忍不住了，他跪在父亲身前，哽咽着说，“这几年，我一直想回来看你，可我不能啊。前不久，我无意中听说你身体不好，眼睛也看不见了，这才忍不住回来。爸，这么多年，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李老汉不由得老泪纵横，狠狠骂道：“你让我怎么原谅你啊？你盖的楼砸死人了你知不知道？你看到这个牌位了吗？”李老汉伸手一指香案，“你砸死了人一跑了之，我这个当爹的心里难受啊，所以每天给人家烧香赎罪。我一直在等着你回来啊，你来了，一定要给人家上炷香磕个头啊。”

李冬旭见父亲这么说，实在不忍心违背他的命令，于是走到牌位前，跪了下去，恭恭敬敬地磕头上香。等他站起来时，李老汉长叹一声说：“儿子，去自首吧，争取个宽大处理，如果你不去，我这就通知警察来抓你。”

“我不能去。”李冬旭惊慌地说，“我不想在监狱里呆一辈子，爸爸，我保证再也不做坏事了，你就别逼我了行吗？”

“我逼你？要不是你为了几个臭钱丧了良心，能害死人家的性命吗？”李老汉气得直哆嗦，“一直到你出事儿，我才知道你干了这种缺德事，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混蛋啊？





你去不去自首？你不去我喊了。"

李老汉深吸一口气张嘴要喊，李冬旭眼疾手快，伸手捂住了李老汉的嘴，李老汉挣扎了几下，突然身子一软，倒了下去。

李冬旭吓坏了，急忙把爸爸扶上床，伸手试了试，发现没有大碍，只是激动过度了，过一会儿就能醒。李冬旭想，等父亲醒来就麻烦了。于是，他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把钱放在爸爸身边，然后转身向门外走去，刚出偏房门，突然脑袋上挨了重重一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他挣扎着想爬起来，腿上又重重挨了一下，这下站不起来了。

等你回来

李冬旭惨叫着抬起头来，只见老何头双眼喷火，手持木棒瞪着他："你个王八蛋！终于让我找到你了，我就知道你早晚有一天得回来。"

李冬旭大喊："你是谁？你在胡说什么啊？我不过是采访一下李大爷，怎么惹着你了？"

老何头恨恨地说："你就别演戏了，李冬旭，你还记得那次倒楼事故吗？"李冬旭点点头。老何头痛苦地说："我就是那个死去小伙子的爸爸，我一直在等你，别人找不到你，但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溜回来，我买下了你爸爸的房子，就是为了等你回来，你还想抵赖吗？"李冬旭仍然狡辩道："你凭什么说我是李冬旭？"

老何头捆上李冬旭的手脚，然后走进了李老汉的屋子，再出来时，他手里捧着那些钱，冷笑着说："你们报社这么大方吗？一出手就是几十万？你不用找借口了，等你爸爸醒来的时候，他会对警察说明你的身份的。"

李冬旭知道，什么样的花言巧语都解释不过去了，他也不再伪装，问道："你是从什么地方看出破绽的？"

"那炷香。"老何头冷笑着说，"你这几年样子变了好多，我都差点认不出你了。可是我刚才听到动静，跑过来，从窗子里看到你在磕头上香。我知道你爸爸一向都是早上七点上香，现在时间早就过了，还让人上香，我便起了疑心。因为你爸爸不止一次说过，等你回来了，要让你磕头上香。这才让我想起来，你就是李冬旭。"

事到如今，李冬旭知道这次再也逃不脱了，他无奈地说："咳，是我爸爸害了我啊，要不是他逼我点香，我哪会落得如此下场？"

"你错了，你应该感谢你爸爸救了你一命。"老何头瞪着李冬旭说，"我儿子死后，我就发誓杀了你报仇。但和你爸爸相处了这么久，我发现他是好人，我实在不忍心让他伤心啊。所以，看在他的分上才留了你一条命。等着吧，一会儿警察就来了……"

（题图、插图：谭海彦）



第五个应聘者

□李　方



老单是一家公司的经理，以前当兵的时候，腿被炸残了，退伍后就被安置到现在这家公司，一干就是二十几年。公司原本要给他配个轿车，可老单不肯，坚持坐公交车上下班。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拄着拐杖上了一辆公交车。因为是上班时间，车上坐满了人，老单刚上车，就有人想要站起来给他让座："老大爷，您腿脚不方便，来这儿坐吧。"

老单平时最不喜欢听两种话：一是说他老，另一种就是说他腿脚不行。所以一听这话，他心里有些不舒服，但还是笑着说："没事儿，你坐你坐，我这人原本就是踩高跷的，何况现在脚还沾着地呢！"

他的话引来周围的一阵笑声，后面有个中年人站起来向老单喊道："老单，我只听说你打仗时踩了地雷，怎么还不知道你踩过高跷啊！呵呵，来，我的位子让给你！"

老单回头望去，见是厂里一个熟人，便没好气地说："我踩着高跷探雷，你管得着吗？老实坐回去！"话里透了一点怒气。中年人知道老单的脾气，便又坐了下来，也不再提让座的事了。其他人见老单执意不肯坐，也就不招呼他了。

车子往前走了一站，前面正在修路，车子开始颠簸起来，老单一只手紧紧抓住旁边的扶手，没多长时间，



额头上居然冒出了细细的汗珠。这时，他旁边的座位上，一个小伙子站了起来，说自己要下车，要把座位让给老单。老单没坐，对着小伙子打量了一番。看得小伙子有些不好意思，默默地站到老单身边准备下车。

这时，汽车猛地颠了一下，老单的身体一个趔趄，幸亏那个小伙子扶住了他，这才没摔倒。车到站了，小伙子瞥了一眼老单，似乎有些心虚，低下头匆忙下了车。

有老单站在那儿，谁都不好意思去坐那个空位。老单望了望四周，见大家都让着他，想了想，还是坐下了。他回想起刚才小伙子奇怪的表情，突然想起了什么，下意识地一摸兜，不由失声叫道："咦？钱包呢？"

一听老单的钱包没了，车上顿时炸开了锅，有人反应过来："肯定是那个小伙子干的。不然，那站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他匆匆忙忙下车干什么。对了，刚才他还扶了老同志一下，肯定是那时候偷的。"

刚才让座的那个熟人也凑上来问老单，是不是要报警？老单摆摆手："算了，人都下车了，追也追不到，何况钱包里也没几个钱。"

很快，老单也到站了。刚进公司，秘书就跑过来说："单经理，今天应聘面试的五个人都到了，要么你先休息一下，等到了8点就开始吧！"

老单说："既然人全到了，就开始吧！别耽误时间了。"说着来到了会议室。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五个人，其中一个年纪大点的，一看到老单过来，忙上前递了一根烟，见老单没拿，又尴尬地收了回去，然后轻声对老单说道："我是黄总的表弟，这次是带我儿子来面试的。"然后转过头，对一个年轻人说道，"小磊，快过来向单叔叔问好！"老单点了点头，对年轻人说道："行了行了，你坐。"然后让秘书将中年人请了出去。

老单在会议室里等了一会儿，眼看规定时间已经到了，可那第五个应聘者还没出现，老单最反感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干脆不等了。老单将门一关，从里面反锁住，说了一声："开始吧！"

面试进行差不多半个小时，老单对四个人都不是很满意，说了句："你们都回去等通知吧！"便让他们走了。这时秘书走进来说道："单经理，刚才那个第五个应聘者来了，一直在门口等着呢，你看怎么办？"

老单听了想也不想地说："第一天来面试就迟到，太没时间观念了，让他回去吧。"秘书打开门正要出去，突然老单又把他叫住了："让他进来吧！"

原来，老单刚才看到，第五个应聘者，不是别人，正是刚才匆匆下车的那个小伙子。没想到自投罗网了！



老单顿时来了兴致，想和这个“嫌疑人”当面聊上两句。

小伙子走进会议室，一见老单，吃了一惊，但随即就镇定下来：“大叔，原来是您啊！”

老单冷冷地说了一句：“你心理素质还不错嘛！”小伙子愣了一下，接着应道：“还可以吧！我今天记错了站牌，所以提前下了车！”

老单话里有话地说：“那你以后坐车可不能再马虎了。要知道，现在车上有不少小偷啊。”小伙子呵呵一笑：“不怕，我上次在车上还抓过一个小偷呢。”

这就叫“贼喊捉贼”吧，老单不由有点佩服起这个小伙子了：现在的年轻人，演技都不弱啊！既然你给我装蒜，我就奉陪到底吧！

想到这儿，老单话锋一转，面试起专业问题来。没想到，这个小伙子比刚才那几个人强多了，每个问题都能应对自如。老单心想，可惜啊，要不是公车上的事，自己肯定会留下这个小伙子。

老单正要打发小伙子“回去等通知”，突然他的手机响了，是老婆打来的。老单一接，只听电话那头说道：“你个没记性的！让你下班的时候带点菜回来，你怎么把钱包给落家里了。下班后，你拿什么买菜？”

钱包？老单听了不由一愣，随即说了句：“行了，我在工作呢，有事回家说！”便“啪”地挂上了电话。

老单明白过来，钱包不是小伙子偷的，看来自己是误会了。他不由对小伙子有了一些愧疚，同时也对小伙子有了些好感。老单尴尬地对小伙子笑了笑，继续说道：“你表现的确很不错……”

正在这时，手机又响了。肯定又是老婆来唠叨的，老单看也没看就接起来，说道：“你烦不烦啊！”

“老单啊！怎么那么大脾气，向谁发火呢？”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老单知道自己搞错了，忙道歉道：“是黄总啊？不好意思。”







电话那头说道："没事，刚才我的表侄来面试，你觉得怎么样啊？"

"啊……挺好的，不过……"

"不过什么啊？"电话那头接口道，"这孩子可是我看着长大的。再说，现在的大学生都差不多，主要还要在工作里历练，你说对吧！"

老单用余光扫了面前的小伙子一眼，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道："行！我看这事就按你说的办吧！好的，再见！"挂了电话，老单犹豫起来：自己转业回家后，一没学历，二没后台，还有残疾，完全是黄总一手提拔上去的，自己做事虽然有原则，但也不能不考虑情义啊。

最终，老单看了一眼面前的小伙子，接着刚才的话说道："你的表现虽然的确很不错……但你连站牌都会记错，看来做事还是有点马虎啊。我们还要再讨论一下，你回去等结果吧！"小伙子似乎要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笑了笑，转身离开了会议室。

老单拿起小伙子的简历，翻动着。突然，他的目光停住了。他发现小伙子是二中毕业的。二中，就在公司附近啊！一个二中毕业的学生怎么会记错站呢！莫非……

老单回想起小伙子下车时的眼神，这才琢磨过味来。小伙子当时在骗自己，他根本没有记错站，他是为了给自己让座，才提前下车的，而这也是导致他面试迟到的原因。老单明白了，小伙子走出会议室前，原本是想申辩的，可为了照顾自己的感受，这才将"欺骗"进行到底。

老单坐在座位上愣了好久，然后猛地站了起来，拄着拐杖走出了会议室，他要去找黄总，争取一个新的名额，他想让这个小伙子来，做自己的助理！

（题图、插图：魏忠善）

·本刊信息传真·

法律知识故事征文启事

本刊推出的"法律知识故事"，通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短小而具体的个案，生动、形象地宣传法律知识。这些知识注重现实性、实用性，真正起到解剖一个案例、明白一个道理的作用。

为鼓励作者深入生活，写出高质量的法律知识故事，我刊决定面向全国征文，优秀作品除在《故事会》发表并参加评奖外，还将结集出书（具体评奖方法稍后公布）。

本次征文也欢迎读者和法律界人士提供相关素材、案例，一经刊登，即付稿酬。

来稿方法：1. 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法律知识故事"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2. 从网上传递，可寄以下信箱：wulun@vip.sohu.net，请在主题上注明"法律知识故事"字样。凡已和我刊编辑有联系的作者，稿件可继续投给原编辑。



高人的规矩

□紫　墨

早年间有个行当叫“戗剃刀”，其实就是磨剃头铺的剃刀。你别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戗剃刀的人里面也出了这么一个能人……



这是规矩

在京城一带，最有名的戗剃刀匠要算石师傅，因为他靠着戗剃刀的本事，把一个人送进了有名的梁王府。

那还是一年前。这天，石师傅正在街上兜生意，突然听到前面一阵喧闹，走近一看是家剃头摊子，里面有几个人正拉着剃头师傅在说些什么，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梁王刚从外地返京，还没回府，就接到了皇上的召见。

此时梁王是风尘仆仆、头发杂乱，怎么能去见皇上呢？于是，他和手下找到了这个剃头摊，要剃头匠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理理发。可谁知越急越出事，剃头匠的剃刀这时候还钝了，三刀也刮不断一根头发。石师傅一听这事儿，二话不说，跑到剃头摊那儿，放下板凳，接过剃刀，双臂抖动，眨眼间就把一把钝刀磨得锋利无比。剃头匠有了好刀，也来了精神，很快便把梁王的头发修理得服服帖帖。梁王生来就喜欢有本事的人，从宫里



回府后就派人找到石师傅，要赏他白银百两。石师傅说什么也不要，说自己有个外甥秦什，父母故去，无依无靠，人也机灵能干，只求梁王赏他碗饭吃。梁王点点头，一挥手，秦什便进了王府。而石师傅也名声大振，成为戗剃刀行当里的名人。

秦什进了梁王府，被安排在后厨。他人机灵、办事又麻利，很快便受到赏识，被安排跑后厨的外事。秦什自然也没忘舅舅的大恩，经常到石师傅家探望。

这天，已是掌灯时分，秦什又来到了舅舅家。石师傅一抬头，纳闷道："秦什呀，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呀？"

秦什把手里的包袱往桌上一放，只听"丁零当啷"几声，竟亮出一大堆大大小小的菜刀来。

石师傅一愣："秦什，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秦什看着舅舅："舅舅，明天惠王爷要到王府，梁王吩咐要好好准备宴席，可这些刀都钝了，手巧不如家什妙呀，所以我来求舅舅帮忙，把这些刀在四更前都磨好了。"

石师傅一皱眉："秦什，你不是不知道，舅舅我是戗剃刀的。戗剃刀的不能磨刀剪，而磨刀剪的也不能接戗剃刀的活儿，这是行当的规矩。那么大的王府，难道没有个常用的磨刀匠吗？你赶紧找他去。"



"舅舅，这规矩我知道，王府是有个磨刀匠刘哑巴。我刚才去了他家，可谁知他病了，上吐下泻，别说磨刀了，连炕都快起不来了，所以我才到您这儿来的。您就帮着磨磨呗。"

石师傅摆摆手："不成，不成，戗剃刀和磨菜刀是两个活儿，虽然都是磨，可方法和成效都不一样，你还是去找别的磨刀匠吧。"

秦什"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舅舅，你知道吗？这次可是梁王的大事，梁王最近



受到了排挤，怀才不遇，而惠王爷在圣上面前特别吃香，如果他肯出手相帮，梁王一定能转危为安。明天，梁王请惠王吃饭，就是这个目的。饭菜都是梁王精心安排的，要是因为这菜刀的事儿出了差错，说重了，梁王会要了我的脑袋；说轻了，也得把我赶出王府呀。舅舅，我知道你一辈子都守行当的规矩，可看在我娘的分上，你救救我吧！”

坏了规矩

石师傅身子一抖，眼泪淌了下来。秦什是石师傅姐姐的孩子。石师傅从小和姐姐相依为命，姐姐、姐夫死后，留下了秦什。石师傅没有子女，就一直把秦什当自己儿子看待。现在见秦什涕泪俱下地求自己帮忙，又提起了过世的姐姐，他怎么能不动心？石师傅扶起秦什，叹了口气：“孩子，起来吧，舅舅可以帮你，不过，戗刹刀用的是小细磨石，磨刀剪需要有大条磨石，舅舅可没有呀！”

“舅舅答应了就好！”秦什破涕为笑，“我这就去找。”

很快，秦什搬回了大条磨石，和舅舅一起把大磨石在磨凳上绑好，石师傅先用大石磨，接着又用戗刹刀的小石磨了一次。

石师傅本来手艺就好，再加上时间紧迫，他用了十二倍的心力，所以，四更刚近，他就把整整一大包袱菜刀磨好了。

磨完刀，石师傅累得浑身像散了架子一样，他往炕上一躺：“秦什呀，咱说好了，只此一次，下次舅舅不会再帮你了。”

“放心吧，舅舅！”秦什收拾好菜刀，离开了石家。

而此时，石师傅像虚脱了一样，瘫软在炕上。违背了行当的规矩，让石师傅心里空落落的，一点儿也打不起精神，倒在炕上大睡起来。第二天，他也没起床，昏昏沉沉躺了一天。直到第三天傍晚，听到有人在外“哐哐”砸门，他这才爬起来。

打开门，石师傅愣了，门外站的竟然是梁王府的一个差官。差官朝着他一抱拳：“石师傅，王爷有请！”

虽然以前梁王也请过自己几次，可这次石师傅心里却“咯噔”一下，他看了看差官：“大人，王爷叫我什么事儿呀？”

差官一笑：“王爷只吩咐请你到府，也没说什么原因，只是叫你带上戗刹刀工具。”

石师傅也不再问了，收拾好工具，跟随差官前往梁王府。

进了梁王府，差官带着石师傅一直来到厅堂前。只见厅堂下仆人、丫鬟老老实实站了一圈，个个低头垂手，鸦雀无声，梁王坐在堂上，旁边站着秦什和一个老头儿。

一见石师傅到了，梁王站起身：



"石师傅，不好意思，急匆匆把你找来。"

石师傅急忙见礼："王爷说的哪里话，王爷召唤，不知有什么事要小人做。"

"请您到这儿，只是想请你戗一下剃刀。"梁王说完，命人取来一把钝剃刀，先叫秦什在自己的头上试了几下，果然三刀刮不断一根头发，然后梁王让秦什把剃刀交给石师傅，请石师傅当众戗刀。

石师傅不知道梁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接过剃刀，也不说话，坐在磨凳上，双手用力，飞快地磨了起来。虽然前两天自己精力不济，但不知怎的，一摸上剃刀，石师傅就觉得浑身的力气又回来了，很快，便将那把钝剃刀戗得刀刃泛锋。石师傅又把剃刀仔细打量了一番，觉得没有问题，这才把剃刀交给秦什。

秦什拿着剃刀，又在自己的头上试了一下，刀锋过处，头发纷纷落下。

梁王转过头，看了看身边那个老头儿："怎么样，刘师傅？我知道你虽然是哑巴，可你耳朵不聋眼睛不花，这一切你都听到看见了吧。石师傅也是毫无准备，可他磨出的剃刀既快又利。可你呢？这就是比较，你的确是技不如人啊。"

那刘师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手比划着，嘴里"呀呀"叫着，似乎想争辩什么。

石师傅愣了："王爷，这是怎么回事儿呀？"

秦什一拉他的袖子，小声说道："舅，不该问的你别问。"

"没什么！"梁王摆了摆手，"石师傅刚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现在就告诉你。"

原来，今天惠王到了梁王府，梁王精心筹备了酒宴，可谁知饭菜做到一半就停了，原来府里的菜刀看上去挺锋利，可使着使着竟然钝了，后厨里顿时手忙脚乱，到了开席时间却迟迟不能上菜。幸好此时皇上召惠王进宫，这才解了围。

梁王见迟迟不开宴席，查问下去，才知道问题出在菜刀上。再找来秦什一问，秦什没提让石师傅磨刀的事，却说菜刀是让刘师傅磨的。于是，梁王就派人把哑巴刘师傅叫到府中，问他为何磨的刀有问题。刘师傅忙着争辩，连比划带跳，"呀呀"直叫，梁王误以为刘师傅在为自己找借口，这才把石师傅请来，让石师傅当面戗剃刀，就是想告诉刘师傅，什么才是真正的技高一筹。

规矩就是规矩

梁王讲完，叹了口气，看了看刘师傅："刘师傅，我梁王一向佩服有真本事的人。你虽然只是一个磨刀匠，可我佩服你。不过，这次你的确丢了手艺，看来人不服老不成呀。我也不



怪你，毕竟人人都有老的时候。来呀，给刘师傅拿十两银子。秦什，以后你再物色一个王府的磨刀匠！”

“是！”秦什暗暗一笑，走过去推着泪流满面“哇哇”大叫的刘师傅，“王爷不怪你了，你捡了条命，还喊什么，快走吧！”

“王爷！”突然，石师傅大叫了一声。

“舅舅！”秦什一把拉住石师傅，目光里充满了乞求，“你……你就别要什么赏钱了！”

梁王一笑：“哦，对了。来呀，赏石师傅二十两银子。可惜石师傅不是磨菜刀的，要不然，我府上也不至于闹出这样的笑话啊！”

“王爷！”石师傅上前一步，“扑通”跪倒，“王爷，那菜刀不是刘师傅磨的，是我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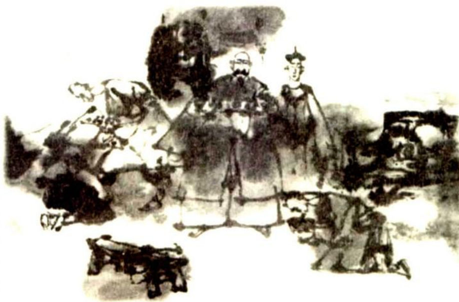
这句话一说，在场的众人全愣住了。秦什的脸刷的一下白了，抓石师傅的手一松，人瘫倒在地。梁王听了这话，一皱眉，身子直起来问道：“石师傅，你说什么？”

“那菜刀是我磨的！”接着，石师傅便把秦什夜里来磨刀的事儿说了一遍，“他给我找的那块磨刀石还在我家，王爷不信可以差人去取。”

很快，那块磨刀石被取了回来。这下，梁王的眉毛皱成了“川”字，他盯着瘫在地上的秦什：“到底怎么回事？说！”

秦什往前爬了半步，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秦什虽然头脑灵活，但却贪财爱小，总是想办法占王府中的便宜。他接了找人磨刀的差事，就想起了自己的舅舅，于是编了个谎话，让舅舅替自己磨了菜刀，然后把磨菜刀的银子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为了万无一失，他特意把梁王请惠王的日子说早了一天，这样，如果有个差错，还能来得及补救。没想到，昨天厨子们还夸磨的菜刀使起来锋利，今天要办





正事了，菜刀却不能用了。后来，梁王追查下来，秦什便硬着头皮说是刘师傅磨的，可怜刘师傅口不能言，气急之下又乱了方寸，要不是石师傅当众承认，他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秦什把事情的经过说完，刘师傅来到石师傅的面前，跪倒在地，磕头感谢。

石师傅忙扶起刘师傅："刘师傅，我应该求你原谅，是我为了私情坏了行当规矩。虽然王爷没有罚你，但这消息一旦传出去，那你的饭碗就砸了，实际上是我害了你啊！"

刘师傅紧紧握住石师傅的手，眼泪"哗哗"直淌。

梁王看着石师傅，好奇地问："石师傅，你戗剃刀的功夫很了得，为什么磨菜刀就不行了呢？"

石师傅说道："其实这事儿我现在才明白，剃刀重刮、剃、挑，而菜刀重切、斩、削、剁，它们对磨刀的要求和侧重各不一样。我是按磨剃刀的要求磨的菜刀，所以虽然锋利却不耐用。我现在清楚了，其实规矩就是规则，背后都是有道理的。破坏了规矩也就等于坏了规则，到头来害的都是自己啊。"

"不愧是戗剃刀的头牌！"梁王挑起了大拇指，他看了看秦什，"你有这么一个以信为本的舅舅，可你为什么会是这样？"

"王爷！"石师傅又跪了下来，"求王爷饶他一命！"

梁王把石师傅扶起来："好。秦什，本王不罚你，但王府已不能留你，你还是好好跟你舅舅学习戗剃刀的手艺，从头做起，做个好人吧！"

梁王又看着刘师傅："刘师傅，我错怪你了，本王向你赔罪！"说着，一揖到地。

刘师傅急忙跪倒还礼。梁王扶起刘师傅，又挽住石师傅："两位真正的高人，今天咱们要痛饮三杯！"

当晚，秦什便跟着舅舅回了家，又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第二天，这件事便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众人纷纷说："一句话就能让一个人进了王府，一句话，又能从王爷的刀下救出一条人命，石师傅就是石师傅，他不愧为戗剃刀的头牌！"

（题图、插图：黄全昌）





自杀代理

□陈自强

维克已经失业三个月了，一直没有找到工作。这天他找了一天工作，还是一无所获，直到晚上，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公寓里，心灰意冷地打开电脑，浏览起网页来。

维克点击进入了一个社交网站，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倾诉心事的人。突然，一个陌生的头像在一旁不停闪烁，维克点击了一下，一个对话框弹了出来："你想挣得1000万美元吗？"

维克的心跳瞬间加快起来，但他还是不太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于是回复道："我想挣钱，但我能相信你吗？"

陌生人答道："这是真的，也不太麻烦，只需要你轻轻动一下手指，就能拥有这些钱。"

维克心想："有了这么多钱，想有什么就能有什么。将来，就能过上享福的日子了……"

陌生人打断了维克的遐想："我是一名抑郁症患者，活得很痛苦，一直想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我一直下不了手，所以想雇个人帮我一下。"

维克大吃一惊，他有些颤抖地打字道："你不会是想让我杀了你吧？"

陌生人回复道："不是杀了我，是帮助我获得解脱，我还要感谢你呢。"

维克想了想，回道："那你死了，我向谁要这笔钱呢？"

陌生人答道："你放心，我会写好遗嘱交给我的律师，只要我得到了解脱，我的律师会把钱汇到你账上的。你又不会吃什么亏。"

维克心里盘算着，1000万呢！要奋斗多少年才会有？再说对方是自己



想死，我只不过帮个忙……

最后，维克咬了咬牙，说："我干！我该怎么做？"

陌生人回道："很好！我明天晚上十一点会站在幸福树大厦的楼顶，你悄悄地走到我背后，把我推下去就行了。千万不要让我发现，我怕自己又下不了这个决心了。完事之后，一定要先和外界断绝联系，不要出门也不要上网，过一段时间，等风声过了，再使用我给你的酬劳。"陌生人发完这些信息就退出了。维克看着屏幕愣了很久。

整整一个晚上，维克都没睡好，



他不停地做梦，一会儿梦到自己有数不清的钱，一会儿又梦到人从高处跌落摔死的惨状。突然，他听到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过的声音，"啊"的一声被惊醒了，原来是个梦。维克看看钟，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

一整天，维克都在犹豫着，是不是该赴这个死亡之约。傍晚时分，维克在楼下的邮箱里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竟然是1000美元和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亲爱的维克先生，这是订金，请务必记住，今夜11点。"下面没有署名。看到这1000美元，维克终于下定了决心，决定要赌上一把，为了这1000万，担什么风险都是值得的……

广场的大钟敲响了十一下，维克竖了竖衣领，硬着头皮踏上了幸福树大厦楼顶。今晚没有什么星星，楼顶上也有些冷，维克看见靠近边上的地方，站着一个矮胖的人，这人背对着他，估计就是那个想自杀的白痴。

维克握了握几乎麻木的拳头，轻轻地走近那个人，快靠近的时候，那个人回了头，似乎有些惊恐。维克生怕对方不想死了，自己的1000万也飞了，便使劲抓住那人，要把他往外拽。那个人不断地挣扎，维克使出全力拽着那人跑了几步，猛地把他推了下去。过了一会，下面传来一声闷响，维克低下了头，默哀了几秒钟，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离开了。



维克回到家后，一直履行约定，哪儿也不去，和外界断绝了联系。然而一天、两天……很多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汇钱给他。终于，维克耐不住性子了，他上了网，查了查那天的新闻。一看新闻，维克吃了一惊，新闻里面说汉森公司的老板在幸福树大厦坠楼身亡，警方正在调查死因。而更近的一条新闻说，警方确定汉森公司老板的死系他杀，正全力追缉凶手。

维克感觉被骗了，全身的血都往头上冲，自己不但没有得到1000万，还成了杀人犯，如果被抓获，自己这条命都保不住了。他情绪激动地乱点鼠标，不经意间，又打开了上次那个社交网站，那个陌生人居然还在！

维克愤怒地问道："你为什么欺骗我！"

陌生人回道："我等你很久了，谢谢你！我原来是一家公司的老板，汉森公司用卑鄙的手段使我破产了，我想过自杀，但此仇不报我死不瞑目，我了解到他住在幸福树大厦，喜欢午夜在楼顶吹风，但我身体有病，如果被他发现，很难将他杀死，所以只能请你代劳了。"

维克更加愤怒："我帮你报仇了，把钱给我！"

陌生人说："我不是说了我破产了吗？寄给你的1000美元，是我最后一笔资产了。"

维克感觉到了绝望，又急又气地说："我要杀了你！"

陌生人回道："我心愿已了，可以安心地死了，今晚11点，爱嘉大厦顶层，我等你。"

维克一下瘫坐在椅子上，久久回不过神来，各种滋味全都涌上心头，他忍不住痛哭起来。

晚上11点，维克紧握着一把匕首上了爱嘉大厦顶楼，一个男人微笑着面对着他。看到对方，维克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你……你是……"。

那人笑着说："是的，我们见过面。在一个招聘会上，你一直向我抱怨命运不公，说工作没了，女友没了，还想拥有一大笔钱。你还告诉了我，你喜欢上社交网站，于是，我便想到可以找你帮我的忙……"

维克被他的话激怒了，失去了理智，握着匕首就冲了上去："去死吧！"

眼看维克就要冲到面前了，那男人突然闪开身，维克没有留神，径直冲了过去，一头从楼的边缘栽了下去。那人低下了头，默哀了片刻说："对不起，维克，我会去自首的。谋杀汉森老板是死罪，我经受不了，但我会对你的意外死亡负责，我希望法院判我终身监禁。我已经没有钱给自己治病了，进了监狱，我才有生的希望。真的谢谢你……"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情人节故事

情人节那天，一个年轻人开车去外地看他的未婚妻，还特意从故乡带上未婚妻最喜欢的木兰花。可没想到，木兰花在路上就全蔫了。

正当年轻人一筹莫展之时，他发现路边的小院里有一棵高大的木兰树，上面开满了木兰花。年轻人停下车，按响了小院的门铃。

开门的是一个老人。年轻人很有礼貌地对老人说道："您好，我需要您的帮助……"接着说了自己的请求。

老人听完年轻人的话，憔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并亲自爬上梯子，剪下了大捧大捧的木兰。

临走时，年轻人向老人道谢，感谢他给予自己和未婚妻一个最快乐的情人节！

没想到，老人却摆摆手："不，年轻人，我应该谢谢你。"

老人轻声说道："我和老伴结婚67年，她身体虚弱，一直需要我照顾她。可上周她走了，"老人顿了一顿，"我们安葬了她，孩子们也回去工作了。我今天早上坐在厨房里，突然发觉没有人再需要我了。正在这时，你来敲门并对我说：'先生，我需要你！'我想自己一定是遇到了天使。"

爱，不仅仅是给予与接受，更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编译者：王致诚）



陌生的电话

一位日本学生在法国留学，租住在一座小公寓里，整座公寓只有一部电话。

一天，这个学生正在看书，听到电话铃响了很久都没人接。

于是，他不情愿地放下书本，走出房间，发现原来是接电话的管理员外出了。



学生有些不耐烦地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出一句不太标准的法语："你好，请问这是留学生公寓吗？"日本留学生回答"是"。

对方这才说起为什么要打电话来。原来有个美国外交官要去日本工作，想找个精通英语的日本人。

日本留学生一听，觉得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于是灵机一动，模仿管理员的口吻说："好的，我会为您找到最合适的人选！"

第二天，这个日本学生独自去见了那个外交官，并顺利通过了面试。

这位留学生因为这次经历，意外地走上了外交工作的道路。

是的，"接电话"只是分外的小事，但恰恰是这件小事影响了这个留学生的一生。不管在什么地方，有时多做一点小事，也会增加自己人生胜出的机会。

（原作者：朱文娟）

最后的粮食

在古希腊时期，有一个城邦被敌对国的军队围困了大半年。

这天，负责军粮的官员惊慌失措地跑来报告说：城里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周时间了，一周之后，全城的人就会被饿死。

其他官员听到这个消息，都不禁慌乱起来，他们纷纷向最高长官进言：与其被围困饿死，还不如开城投降，保住一城百姓的性命。

这个时候，最高长官站了起来，脸上充满了自信和乐观。他说："我们还有一周的粮食，太好了，难道我们不能利用这一周的时间突围吗？难道敌人的军粮能够一周所用吗？难道我们用一周的时间还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吗？"

最高长官的话让大家看到了希望，一种乐观的气氛在城邦里弥漫开来。大家开始为如何突围出谋划策，为如何节约粮食献计献策……

正如最高长官预测的那样，眼看还有三天，粮食就要耗尽了。这时有人发现，围城的敌人开始撤退了，原来敌人的军粮已经用尽了。最终，城邦里的人们靠信心和希望战胜了敌人。

同一个问题有时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从一个角度去看是死路一条，而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则是充满希望的阳光大道。

（原作者：鲁先圣；推荐者：冯国伟）

（本栏插图：安玉民 梁 丽）



学写作文，从读故事开始





现场闪回

□寒　汐

神秘的电话

这天晚上，麦田警官处理完手头最后一个案子，抬手一看表，不由暗叫一声：不好，已经九点半了。他匆匆离开办公室，开车往家里赶。

麦田要赶回去给妹妹麦穗过生日，去年这个时候，自己因为在下班路上追捕一个凶手，没及时赶回去，惹得妹妹不开心了好几天，今天说什么也要在十二点以前赶回去。麦田想着，不由加大了油门。

正在这时，麦田的手机响了，他一看号码，是妹妹的手机打来的。于是他打开自己的蓝牙耳机，说道："麦穗，等急了吧，哥哥正开车往家赶呢，保证十二点之前能到！"

"哼哼哼，真是兄妹情深啊，不过这次生日恐怕要换个地方过了……"没想到，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阴森冰冷的声音。

麦田吃了一惊："你是谁？"

对方冷笑了一声，说："你妹妹现在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生日变忌日，就得按我说的做！"

麦田极力保持镇静，问道："我怎么能相信你？你先让我妹妹说话。"

"哥、哥，快来救我啊……"电话中传来麦穗惊慌失措的呼叫声。紧接着又是那个冰冷的声音："怎么样？这次相信了吧！"

麦田努力用沉着的语气说道："好、好，我听你的，现在要我干什么？"

对方用命令的口气说道："你现在开车上罗盘山！"



"罗盘山那么大，我上哪里找你啊？"

"你顺着盘山公路往山顶开，到时候我会再通知你！"对方说完就挂了电话。

罗盘山在郊区，一到晚上就变得冷冷清清的，还有不少闹鬼的传闻。不知道对方让自己上山到底想干什么。为了救妹妹，麦田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掉转车头，直奔罗盘山而去。

山路上一片昏暗。电话也没有再响起，麦田只有一直往里开。开着开着，前面渐渐浮起了一大片夜雾，什么都看不清楚了，麦田只能凭着感觉驾驶着汽车，小心翼翼地往前"蹭"去！

忽然之间，夜雾逐渐消散了，一条阴暗狭窄的小巷出现在麦田面前，在两盏残破的路灯照射下，显得格外的诡异。

这里是座荒山啊，怎么会出现一条小巷？麦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正在惊疑之间，他突然听见一声枪声，紧接着又传来一声惨叫——"啊"！

麦田条件反射似的刹住车，跳下来，冲进巷子里，同时掏出了枪。突然，他看见一个人倒在地上，身前流了一大摊鲜血，似乎是中了枪。麦田蹲下身子，去摸那个人的胸口，没有心跳，再探他的鼻息，也没有呼吸，看来是死透了。

古怪的场景

借着微弱的灯光，麦田看见了死者的脸，全身猛地一颤："是他？怎么会是他？"

麦田认出了这张脸，这就是去年那起凶杀案的死者。去年的今天，这个人也是这样倒在了自己的面前。麦田心里一惊，抬起头看去，不由感到一阵寒意，眼前的情景和去年凶杀案发生的场景竟然一模一样！

麦田慢慢站起身，内心一阵阵发颤：昏黄的路灯，阴暗的小巷，完全就是一年前的杀人现场！怎么会这样？

忽然，一个黄色的身影从巷口一闪而过，麦田飞快地追了上去，一转弯，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麦田一伸手，将对方死死地压住，咔嚓一声，给他戴上了手铐。

麦田稍稍松了一口气，稳了稳心神，看清了来人是个中年胖子。那个人也是一脸惊慌失措的表情，看到麦田的脸，忽然大叫道："警官，你是麦田警官？你不认得我了？我是唐吉！"

麦田也认出了对方，正是去年那起凶杀案的目击证人："你怎么会在这里？刚才是不是你开枪？巷子里那个人是不是你杀的？"

中年胖子连连叫苦："警官，真是冤枉啊，我哪来的枪啊？我是被人威



吓来的啊！我刚看到这场景也吓了一跳，接着就听见枪响，又看见你拿着把枪蹲在死者身边，我还以为是你开枪杀的。我想逃，可谁知道这巷子七拐八拐，转来转去又和你撞上了！”

麦田把唐吉拉到死者身旁，指着那人问道：“你认不认得他？”

唐吉定睛一看，不禁惊叫起来：“这、这，这不是去年的那个死者吗？他怎么会在这儿？这场景和上次的一模一样，早就听说这罗盘山闹鬼，该不会是那人阴魂不散，来找我们了吧？”唐吉一边说，身体一边哆嗦起来。

麦田沉思道：“不可能，凶手当时就被抓住了，还判了刑，听说入狱不久就死了。被害人即使要报仇，也不会找我们啊。”

麦田镇静下来，仔细一思考，发现有些不对劲：“不，这不是闹鬼，而是有人在捣鬼！唐吉，你说说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唐吉愁眉苦脸地说：“我妈住院了，手术需要一大笔钱。我想起家里有块祖传的金表，就想把它卖掉，本来和别人说好今晚交易的，可我在家里怎么都找不到这块表。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金表在他手上，让我穿一件浅黄色的衬衫开车来罗盘山找他，他会把表还给我，并警告我不许报警，否则后果自负！我想靠这块金表来救我妈啊，只好听他的话来了！”

麦田皱起了眉头：“奇怪，那人为什么要你穿浅黄色的衬衣过来呢？真想不通。”

唐吉把被铐着的双手伸了过去：“麦田警官，您能不能先把手铐解开啊？”

麦田这才想起唐吉还被铐着，忙从衣兜里掏钥匙，一伸手，碰到了兜里的手机，他顿时有了主意。

麦田给唐吉打开手铐，拿出手机，找到刚才的来电记录，拨了回去。电话通了，只听到一阵悦耳的铃声从巷口传来，麦田与唐吉循声望去，在巷口出现了一个又高又瘦的身影，等这人走近，两





人发现原来对方是个头发斑白的老人。

愤怒的老人

老人按掉了手机铃。麦田立刻认出了手机的挂件，没错，是妹妹的手机。他一边大声嚷着："你究竟是谁？我妹妹在哪里？"一边冲上前去。

身后的唐吉忽然惊叫起来："我认得他，他就是那个凶手的父亲！"

老人愤怒地叫道："胡说！我儿子不是凶手，他是被冤枉的！我今天要证明他是清白的。"

麦田停下脚步，冷冷地说："你凭什么来证明？就凭你的几句话？"

老人没有回应麦田的话，低下头，慢慢地讲了起来："一年前的今天，我儿子路过一条小巷，忽然听见一声枪响，接着看见一个男子倒在血泊之中。他一时好心，蹲到那人的身旁，想看看他还有没有救。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巷口有人惊叫，害怕被误会为凶手，就连忙向巷子另一头跑去。没想到，没跑几步，就被一个警察抓住了。那个惊叫人就是唐吉。而那个警察，"老人说着一指麦田，"就是你！"

麦田说道："这些都是你儿子的一面之词！当时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容不得他抵赖！"

老人怒道："什么证据？当时根本没有物证，法官之所以给我儿子定罪，全因为你们两人的证词！唐吉，你口口声声说当时看见我儿子蹲在死者身旁，可是刚才，你也看见麦田拿着枪蹲在死者身旁，难道是他开枪杀人吗？"

唐吉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嗯，这个……可能当时是巧合……"

老人"哼"了一声，转过头又问麦田："你当时听见有枪响，就追了过去。你说你转过小巷口时，曾看见有两个人影向两个方向跑，你为什么偏偏要去追我儿子，认定他就是凶手？"

麦田道："当时的确有两个人分开跑，不过在凶手转弯前，我看到他穿着黄色的衣服。等转过弯，我看见有一白一黄两个身影，我当然去追黄衣服的人，而那就是你的儿子！"

老人指了指身上的衣服："那你看看，我现在穿什么颜色衣服？"

麦田打量一眼："浅黄色！"

老人转过头，招了招手："你们两个跟我来！"说着，领着两人转到小巷另一头的出口，"你好好看清楚我的衣服！"

麦田定睛仔细一看，不由一愣，他揉了揉眼睛，又打量了一番，奇怪，老人穿的竟然是一件白色的衬衫！

"这，这……"麦田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老人冷笑道："你们没想到吧，原因其实很简单。杀人现场那两盏旧路



灯发出的光是黄色的，光线照到白衣服上时，衣服就会被映成黄色。而转过弯，这边的路灯却是白色的，原来的颜色就会被还原。当时情况那么紧急，你们在慌乱之中难免会看错！刚才，我穿着白衬衫在巷口闪过，但是麦田警官却看成了黄色，所以转过弯，撞上了穿黄衬衫的唐吉，就立刻把他抓住了！”

“这，这，怎么会是这样？难道一年前那一场审判，真的是一起冤案？”麦田额头上冒出了一层汗珠。

父亲的请求

老人用哀伤的语气说道：“当时，就因为你们两个的证词，我的儿子被判了刑。后来，我和律师反复研究了案情，终于发现了这两个疑点，可是正当我们准备上诉的时候，我的儿子却在狱中意外身亡了！”

老人此时已经泣不成声：“我不甘心儿子背着一身冤屈离开这个世界。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但我也要帮他洗雪沉冤，否则他一定会死不瞑目！”

麦田叹了一口气：“于是你就费尽心机布下了这个迷局，用案件重演来证明他的清白？”

老人道：“没错，我用尽了毕生的积蓄，雇人在这座荒山里搭建了和案发现场一模一样的布景。别人都以为这里是为电影搭布景，谁都没有在意。而我却是要用它来重演犯罪现场，让你们亲眼见证你们的错误。倒在那里的不过是我定制的假人，刚才情况紧急，灯光又这么昏暗，你们竟然都没有发现……我费尽心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求一个公道，还我儿子一个清白。我已经决定替儿子翻案，作为父亲，我只希望你们两个人把今天晚上经历的这一切在法庭上如实作证！”

麦田心有愧疚地点点头：“我愿意作证。并且，我希望能亲自侦破此案，找出事实的真相！”

唐吉也感叹道：“想不到您老人家为了儿子竟耗费如此心血，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老人叹了口气：“亲情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你们两个人，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这阴森可怕的荒山，还不都是为了自己的亲人？”

老人的话提醒了麦田和唐吉，不等他们追问，老人拿出了一块金表递给唐吉，并对麦田说道：“我并没有绑架你的妹妹，我只是把她绑在了你们自己家里，然后拿走了她的手机。你现在赶回去，应该还来得及在十二点之前和她过生日的！我相信你们会出现在法庭上，为我的儿子作证。如果给你们造成了什么烦恼，请你们体谅，理解我作为一个父亲的心！”

（题图、插图：佐　夫）



给身体换个零件

□娄献忠

换腿

俗话说人各有志。肖小虎的爸爸是一位服装大老板，原本指望儿子小虎能子承父业，早日接班，谁知小虎这个“富二代”不知道迷了哪根筋，对做生意的事根本就不感兴趣，而是一心想当一个男模。

可惜小虎的身高只有一米六几，对于一个职业模特来说，个子显得矮了一些。他想了很多增高的办法，可都没有效果，心里苦恼极了，一有空闲，就到酒吧里喝酒。这天，他参加了一场模特比赛，因为身高问题，外围赛就被淘汰了。出了赛场，他心灰意冷地溜达到了以前常去的一家酒吧，想借酒浇愁。

酒吧的老板叫阿强，是肖小虎的朋友。见小虎来了，一边招呼他坐下，一边问他想喝点什么酒。谁知小虎好像没有听到阿强的招呼，愣愣地站在桌子旁，目光直盯着阿强上下打量。阿强吓了一跳，关切地问了起来：“怎么啦，小虎，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小虎没回答，却一把拉住阿强的手：“快告诉我，你吃了什么药？”

阿强莫名其妙地说：“我没吃什么药啊，我又没病。”小虎不依不饶地抓着阿强问：“你真不够朋友。半年不见，你个子就高了这么多。还说没吃什么药？快告诉我，在哪里买的增高药，这么见效？”

阿强松了一口气：“你原来是问这个啊？咳，别提了，什么增高药，我倒霉死了。好好地走在路上，被车撞了一下，轧断了双腿。医生说是粉



碎性骨折，只有截肢才能保命。好在车主有良心，花大价钱给我装了两条机器腿，所以我的个子才显得高了。你别说，现在的科技就是发达。这机器腿不但在外观上和真腿差不多，还带有动力装置，力量不但比真腿还大，动作还比真腿灵活，据说里面的芯片，是在太空工厂里生产的，寿命能达到一百年呐。”

阿强边说边拉起裤管，让小虎看他的机器腿。小虎一看，简直就和真腿一模一样，连皮肤的颜色都和真腿差不多，阿强要不说，还真看不出来。阿强自嘲地说：“我原来比你的个子还矮。因为这机器腿是新产品，型号还不全，所以就装了两条长的，谁知歪打正着，一下子就变成‘高人’了。也算因祸得福吧。”

小虎发了一会儿呆，和阿强应酬了几句，酒也不喝就冲出酒吧，拦了一辆的士直奔老爸的公司。原来，他见了阿强的机器腿，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把自己两条腿锯掉，换成阿强那样的机器腿，不就可以增加身高了吗？那样一定能在模特比赛中拿到好成绩，实现多年的夙愿。但是自己手头没有多少钱，所以他想说服老爸，让他出钱给自己换腿。

回到家，小虎把自己的想法一说，肖老板愣了半天才说话：“你不愿意经商，我不强迫。你当模特，我也不反对。可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家是因为车祸不得不换，你怎么能好端端的双腿不要，去装什么机器腿？就算那机器腿再完美，能和父母给你的血肉之躯比吗？你要房子，要车子，要门店，再多的钱，我都可以给，但换腿太荒唐，绝对不行。”

谁知小虎已经铁了心要换腿，对爸爸说，如果他和妈妈不同意，自己就去铁路上卧轨，让火车把腿轧断。肖老板知道小虎脾气倔，有时真能一条胡同走到底！如果不答应，他真敢去卧轨。想到此，肖老板和妻子商量了一下，只好同意儿子去换腿。为了保证手术质量，肖老板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亲自挑选了一家著名的整形医院，院长还是他的老同学。

肖小虎临上手术台前，肖老板请院长和主刀大夫吃饭，并提了一个奇怪的要求。按照医院规定，手术中切下的人体器官，都要送进焚烧炉。但肖老板却要在医院里专门租一间无菌冷藏室，把小虎换下来的双腿冷藏起来，他是想给儿子留一条后路。院长爽快地答应了。

手术进行得异常顺利。肖老板给小虎挑选的是一双名牌机器腿。经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性训练，这双机器腿仿佛成了小虎身体的一部分，比原来的真腿还管用。最重要的是，小虎的身高一下子就长到一米八五，走起台步来，帅气十足。他一连参加了几场



模特大赛，名次都非常靠前。很快，小虎就成了大名鼎鼎的走红男模。

换 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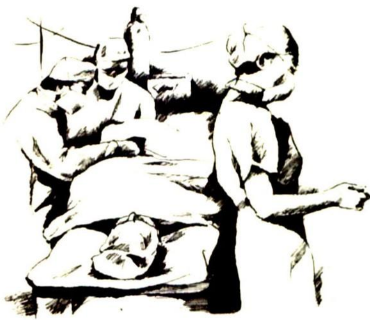
随着名气的增大，小虎的交际范围越来越广泛。现在，他已经不单单是一名模特，还拍了几部电视剧。没想到，肖老板的服装生意也因此跟着沾了光。原来，小虎平时习惯穿老爸公司生产的衣服，粉丝们的竞相购买，使这些衣服款式的流行程度大大提高。肖老板暗中不禁也有些高兴，觉得儿子的选择并非一无是处，对自己的事业还是有帮助的。

这天，小虎接到一个电话，是一家著名电影公司的老总打来的。老总说看了小虎的电视剧，认定他很有潜力，想约小虎到自己的电影公司谈拍电影的事。小虎放下电话，高兴坏了，他知道拍电影是走上国际舞台的捷径，便兴冲冲地赶了过去。可没想到，那个老总只是把合同晃了晃，又放进了抽屉，说暂时还不能签约。

小虎忙问为什么。老总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说道："你的胳膊有点太短了，和双腿有点不协调。"小虎听了，忙说："不要紧，我可以去换。"说着把自己换腿的事情告诉了老总。老总一听顿时兴奋起来："那你干脆把身体和内脏都换成机器的吧，这样，拍起武打片来，就不用担心身体受伤了。"

小虎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回家和爸爸商量换身体的事。他原本以为，爸爸一定反对。没想到，爸爸这次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原来，肖老板的服装出口业务最近频频受阻，必须尽快开拓国内市场。如果小虎能把自己改装成机器人，再请记者们一报道，公司一定可以借着小虎的名气，在国内市场上先声夺人。

在爸爸的支持下，小虎很快拥有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器身体。他又一次来见电影公司的老总。老总看到小虎新换的身体，赞不绝口，可让小虎试了镜之后，老总却又摇起头来。原来，他觉得小虎的面部表情还不够丰





富，五官也有瑕疵。他告诉小虎，整形美容市场上刚刚推出了为面部烧伤患者设计的机器脸，不仅五官的位置和形状可以定做，还能变幻出八万五千种不同的表情。为了能尽快地成为签约演员，实现自己红遍世界的夙愿，小虎毫不犹豫地换上了机器脸。

换 脑

现在，小虎除了大脑，浑身上下都是机器做的了，不过外人丝毫看不出来。小虎觉得有这样完美的身体，自己将来一定能成为最红的明星。但眼看电影就要开机了，电影公司的老总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原来，他觉得小虎的反应还不够灵敏，可能是小时候高烧生病，对小虎的大脑产生了损伤，这样一个有损伤的脑子，怎么能配得上这样完美的身体呢？

为了拍上电影，小虎终于决定，在合金头颅里装上一个机器脑。于是，他再次找到医院，将自己大脑里的信息，都拷贝到专门为植物人所设计的机器脑里，然后再把机器脑换到自己的头颅里面。

终于，小虎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机器人。当他完美的形象出现在电影公司老总面前时，老总惊呆了。他立刻拿出合同，飞快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双手递到小虎面前，恭恭敬敬地请他签字。

肖老板通过新闻得知了这一切，非常高兴。他亲自准备了一桌好菜，然后打电话给小虎，要他回家吃饭。谁知，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你真无知。我现在已经不需要食物了。只要按时充电，就有用不完的力量。我马上就要出国拍戏，忙得很。今后没有事情，不要再打电话给我。"说完，"啪"一声挂掉了电话。

肖老板仿佛掉进了冰窖里，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心里冷冰冰的。他似乎看到儿子正头也不回地离自己远去，他想起小虎已经好久没有叫他一声"爸爸"了。妻子抱怨他，当初就不该由着小虎的性子来。这下可好，好端端的一个儿子，变成了机器人。说着说着，她不禁哭泣起来，指着丈夫说："都怨你，你还我儿子！"

肖老板沉默了，妻子的话，触动了他的回忆。他想起，小虎小时候发高烧住院，自己和妻子守候在病房里，片刻不敢离开，生怕失去这唯一的儿子。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又一次涌上心头。这段时间，自己也是被钱冲昏了头，为了扩大生意，竟然推波助澜，把儿子一步步变成了冰冷的机器，现在到哪里去找回自己的儿子啊……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忙拿起电话拨打起来……

一个星期后，肖老板拉着妻子出了门，说要带她去找儿子。妻子疑惑地问："儿子不是正在国外拍戏



吗？而且，他早就不是我们那个儿子了。”

肖老板没有答话，开着车，带着妻子来到了那家整形医院。院长径直把他们领到无菌冷藏室，只见巨大的玻璃冷藏柜里，躺着一个熟悉的身体。妻子立刻认出，那正是儿子小虎。

院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老同学，按你的要求，你儿子换下来的所有肢体和器官，包括大脑，我都给重新移植到了一起。只要你们愿意，我可以马上让他复活。放心吧，他做模特的愿望，我已经帮着清除了。”

肖老板和妻子激动地频频点头。院长按下了一个电钮。冷藏柜缓缓打开，温度开始回升。小虎的胳膊先动了一下，接着又动了一下，然后眼睛睁开了，他看着爸爸妈妈，好像刚刚从梦中醒来，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声：

“爸爸，我饿了。”肖老板和妻子扑上去，紧紧抱住自己的儿子，肖老板哽咽地说：“孩子，孩子，爸爸带你回家吃饭。”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肖老板家的门铃响了。肖老板开门一看，竟然是那个机器人小虎。只听那小虎说道：“电影公司拍新片，需要一笔投资，你能不能拿些钱出来？”

肖老板摇摇头：“我再也不会给你钱了，希望你以后也不要来找我。”

机器人小虎焦急地说：“可是我是你的儿子，你应该支持我的事业……”

肖老板冷冷地说道：“对不起，你不是我的儿子，我已经找回我真正的儿子了。”话音刚落，只听“哗啦”一声，机器人小虎倒在地上，散成了一堆机器零件……

（题图、插图：张恩卫）

·本刊信息传真·

《故事会》入驻人人网公共主页

《故事会》杂志主办的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与国内最大、最具影响力的SNS网站人人网（www.renren.com）深度合作，建立了《故事会》的人人网公共主页，致力于向读者和网民们提供更及时的刊物信息和更精彩的故事作品。

人人网以实名制为基础，为用户提供日志、群、即时通讯、相册、集市等丰富强大的互联网功能体验，满足用户对社交、资讯、娱乐、交易多方面需求。人人网的公共主页，功能强大，充分满足了用户与众多媒体、商家及时交流、互动的切实需求。

故事中国将借助公共主页这个平台，与网络用户及时沟通，洞悉广大读者的需求，第一时间发布《故事会》的活动等最新信息，实现与读者的零距离交流与互动。网络用户可以在人人网成为故事中国的好友，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也可以使用人人网的账号，直接登录故事中国网，并将故事中国网上的精彩内容与人人网的好友分享。

我们在人人网的地址：page.renren.com/600006805，等待你的来访！



非常语录

◇ 在任何状况下，不能玩弄别人，玩人者必被人玩。你再有心眼，也不是最厉害的那一个。

◇ 世界上最动听的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

◇ 唾沫是用来数钞票的，而不是用来讲道理的。

◇ 世界上唯一不用努力就能得到的只有年龄！

◇ 开心了就笑，不开心了就过会儿再笑。

◇ 人不可以把钱带进坟墓，但钱可以把人带进坟墓。

◇ 看透别说透，继续做朋友。

◇ 在街上看美女，目光高一点就是欣赏，目光低一点就是流氓。

◇ 当我们把情感更多地放在友情、爱情上，可往往最后，能让你感动的只有亲情。 (**推荐者**：李云青)

大学和高中老师的区别

【粉笔头】拿粉笔头砸你的是高中老师；想砸你也砸不到的是大学老师。

【眼神】用眼睛杀人的是高中老师；而大学老师的眼神是示意你可以继续睡。

【侃】上课和你大侃奋斗史的是高中老师；上课和你大侃恋爱史的是大学老师。

【手机】一个教室找不到半个人玩手机的是高中；半个教室找不到一个人不玩手机的是大学。

【下课】下课比谁走得都慢的是高中老师；下课比谁跑得都快的是大学老师。

【自习混乱时】不动声色出现在后门的是高中班主任；大踏步走进前门的是大学辅导员。

【车】开奇瑞QQ的一般是高中老师；开奥迪的一般是大学老师。

【借钱】肯借你钱的是高中老师；来学校上课一张票子也不带的是大学老师。

【吃饭】愿意和你一起吃饭的是高中老师；就算你请客也不来的是大学老师。

【恋爱】棒打鸳鸯的是高中老师；鼓励恋爱的是大学老师。

【跑去问问题】用赞许的目光看你的是高中老师；用奇异的眼光看你的是大学老师。

【学生对老师的态度】触不到的恋人是高中老师；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大学老师。

【查房】使宿舍鸦雀无声的是高中班主任；使宿舍炸开了锅的是大学辅导员。

【讲课】一节课讲不了一页书的是高中老师；一口气能讲二十页书的是大学老师。

【必杀技】请家长是高中老师的必杀技；点名是大学老师的必杀技。

【消息】一件事说三遍都不嫌烦的是高中老师；三件事只说了一件还怕闪了舌头的是大学老师。

(**推荐者**：紫藤花)



一个匪徒的搞笑日记

警察抓获了一个抢银行的家伙，从这家伙住所搜出了一本日记，记录了一个银行劫匪的心路历程……

◇ 3月1日，今天我终于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我要抢银行了。但到底要抢哪一家，却是我这一生最难做出的决定。最后，我决定从工商银行下手，因为广告上说：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我觉得从身边下手还是方便些。

◇ 3月4日，我搬到和平路派出所出租的平房里，常言道：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 3月6日，我想办法搞到了十几副手铐，正在练习被铐住的情况下怎样逃脱。

◇ 3月10日，我现在每天坚持跑5公里，为了在抢劫后不被追上。

◇ 3月16日，今天才出院。6天前在街上被几个小学生用砖头扁了一顿。我以后要小心，现在的人太危险，要不是我坚持长跑，估计连命也得搭上。

◇ 3月20日，昨天去解放路偷了部桑塔纳，晚上四个轮子、方向盘都不见了，我以后出门要小心点，现在的小偷真狠。

◇ 6月2日，今天我拿到了汽车驾驶证，电影上的抢劫都用车和飞机，我现在就是不知道飞机驾驶证去哪里考。

◇ 6月15日，为了学习先进的抢劫技术，我从网吧"顺"了台电脑，又从电信局"顺"了几个上网的东西。论坛上真黑，我说我要抢劫银行，论坛上一帮子人都喊，他们早抢过，还一个个支招，这样一来，银行的防抢技术肯定提高了，也不想想。

◇ 2月3日，时间过得真快，一年又过去了，我现在基本可以通过电脑让工商银行的所有警报失灵，为此我通读了大学研究生以上级别的所有书籍。我感觉成功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

◇ 4月5日，上个月，我冲进银行，那个玻璃也太亮了，我以为门开着，结果我的鼻梁被碰得向左偏了45度，我当场就晕了过去，醒来后就躺在医院里。

◇ 4月8日，今天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去银行，有两对夫妻吵架，听来听去，无非是小三、小四的事儿，我看烦了，大喊：抢劫……营业员说：一边凉快去。这些泼妇我真受不了，于是我就出来了。

◇ 4月15日，我终于抢劫成功了，现在我的手在发抖，明天再写详细经过……

◇ 4月16日，（于狱中）我真不应该去银行存钱。

（**推荐者**：木　木）



租个男友回家过年

□蒲玉海



白领赵欣事业有成，可三十好几了还没对象，眼看临近春节，她父母下了最后通牒：今年春节无论如何得领一位男朋友回家！

情况紧迫，赵欣赶紧在网上发了一条"高薪求租男友"的帖子。很快就有一个来电："请问是赵欣女士吗？我是个在读研究生，不知符合您的要求吗？"

好有磁性的声音，电话接通的那一刻赵欣已经有点动心了，马上与对方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及地点。

一见面，小伙子就自我介绍道："我叫王君，在网上看到你发的帖，正好我那段时间学校放假，可以帮你！"赵欣满意地点点头，问："我的要求，你看明白了吗？"

王君显然比赵欣更仔细，当下拿出一式两份的协议书，说："咱们还是先小人后君子吧。"

赵欣接过一看，内容和自己在网上写的差不多，就掏出笔来，"刷刷刷"在两份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

大年二十九，是赵欣和王君约定回家的日子，一大早赵欣就开车出门了。这时，王君带着一个女孩出现了。

见赵欣面露疑惑，王君忙解释道："这是我的同学，和你是老乡，今年没买到车票，她想搭一下你的车。"因为从现在起，王君就是自己的男朋友了，赵欣不想一开始就将关系搞僵，就点头答应了。

一上路，赵欣发现情况不对，王君和那位女孩有说有笑，对她是关怀备至，弄得赵欣反而成了他俩的专职



司机！

经过一天的煎熬，到了赵欣的家乡。那个女孩还算知趣，在市中心下了车。又经过几十分钟的车程，终于到家了。家里已站满了热情的乡亲，赵欣把王君一一介绍给他们，王君俊朗的外表及得体的举止得到了乡亲们的一致好评，纷纷夸赵欣好福气，找了一个好男人。

晚上，赵家大摆酒宴，赵欣领着王君一一给长辈们、乡亲们敬酒，谁也没看出其中的玄机。

酒宴结束，人们慢慢散去。赵欣给王君在附近宾馆安排了一间房，自己则回到了家里。第二天，吃过早饭，王君提议去市里逛逛，赵欣正担心留他在家里不知会出什么娄子，这下正好，马上给父母打了个招呼，开车出去了。

车子一进市里，王君就说："我要去看一个同学，下午七点我们还在这里见面，继续做我们的男女朋友，你看行吗？"毕竟是租来的男友，两人也没共同语言，赵欣爽快地答应了，约好晚上见面的时间，就各自分散行动了。

晚上，赵欣和王君一同回到家里。老爸老妈正在同一位本家婶婶聊着什么，奇怪的是，他们一见到王君就不说话了，只是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婶婶不一会儿告辞走了，老爸老妈把赵欣叫进自己屋里，轻声问道："你同小王到底是什么关系？"赵欣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被问得张口结舌："我、我们不是男女朋友吗？"

老爸一听就来了火："哼，你是怎么找到这个流氓的？真丢人啊！"

怎么王君成流氓了？赵欣如坠云雾之中。

老妈叹了口气，数落道："你真糊涂，今天你婶婶上街看到小王同一个年轻女孩手拉手在逛街，但那个女孩不是你！"





看到老人悲痛欲绝的样子，赵欣再也顾不上什么礼貌了，她一脚踢开房门，厉声质问王君道：“你今天干了什么好事，咱们不是有合同吗？”

王君问清事情的起源，反而若无其事地一摊双手：“这有什么，协议里没规定聘用期间我不能见女朋友呀。”

“那个女的是不是同我们一起回来的那个？”

“是！”

到这个时候，赵欣才醒悟过来，对方应聘，原来是为了方便送小情人回家！赵欣越想越上火，这下完了，老人生气，自己脸面丢尽了，都是这个不讲信誉的人惹的祸！她铁青着脸吼道：“你给我滚！滚！”

这件事确实做得不漂亮，但好在双方都没大的损失，赵欣本以为这事就这样结束了，哪知半个月后接到了一通电话，是王君打来的：“赵小姐，我忘了一件事，我的劳务费你还欠着呢，不要忘了，我们是签了协议的。”这话触到赵欣的痛处，她狠狠说道：“我还没叫你赔损失，你还敢找上门来？”王君也不多说：“好吧，我手里有协议，如果你不执行，那么等着收法院传票吧！”

放下电话，赵欣找出那份协议书仔细一看，最后一条确实注明，如果有一方违约，违约者将支付对方违约金三万元整。再看看自己的签名，心里就有些忐忑不安，于是叫来了公司的法律顾问。赵欣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法律顾问说了一遍，最后问道：“钱对我来说是小事，只是我不甘心被一个混小子耍了，如果打官司，我们胜算的把握有多大？”

法律顾问考虑了一下，说：“赵小姐，你放心，法院根本不会受理王君的起诉。根据我国民法，人身不能作为债权的标的物，也就是说，人的身体是不能拿来出租的，因其违背了公序良俗，以人身为标的物的租赁协议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所以你们签的这份协议也应该是无效的。如果他今后再打骚扰电话，你完全可以录下来，然后报警。”

正如法律顾问所说，几个月过去了，赵欣没有收到法院的传票，估计王君也去咨询过了，知道这事没有胜算。不过通过这件事，赵欣也长了知识，自己的确是该找一个可以真正依靠的人了！

律师点评：

人的身份是独一无二的，它具有专属性和排他性，是不能随便用来租用的。而因租赁关系产生债务的客体其前提必须是法律和政策所许可流通的。因此，故事《租个男友回家过年》中反映的所谓“租用协议”所产生的无效性也就成为必然。

（题图、插图：刘斌昆）



多少年来，县城保安团和山上的土匪一直井水不犯河水，然而，这一切，却因为一个美貌少女的到来，发生了变化……



斗智斗勇

刘克法

1. 祸事临门

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在西北有个叫丹阴县的地方，更是盗匪、兵痞横行，扰得百姓苦不堪言。

这一年，有个名叫洪英才的富商，带着一家人来到丹阴县。洪英才原是本地洪家镇人氏，自幼外出闯荡了大半辈子，如今年老，决定叶落归根，回归故里，并在县城买了一套宽敞豪华宅院，准备在此颐养天年。没想到他的安逸日子没过多久，祸事就找上门来。啥祸事呢？

原来，洪英才有个女儿叫洪小妹，长得文静漂亮，在丹阴方圆百里也找不出这么漂亮的女子。凡是见过她的人，都交口称赞，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到了阴风山土匪头子楚天彪的耳朵里。这个楚天彪在丹阴境内，可是个跺一脚能使丹阴大地颤三颤的人物。他手下有好几百匪徒，在阴风山已经盘踞十多年了。

楚天彪是个劫财劫色、烧杀抢掠的恶魔，这些年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四十出头的他，突然想到得弄个压寨夫人，考虑传宗接代的事了。

楚天彪没少干欺男霸女的事，但他要找的夫人得具备两条：第一是黄花闺女；第二要美丽漂亮。当他从县城眼线小斜眼那儿得到消息后，决定亲自下山验看。

等小斜眼走后，楚天彪对他身边一个二十多岁、俊朗斯文的年轻人



说："军师，你去安排一下，明天跟我下山。"

这个被楚天彪称为军师的人，叫马小力，到阴风山上还不足两年，他识文断字又足智多谋，很得楚天彪的赏识，不久就当上了军师。

马军师沉默一会儿，说："当家的，我们明天是不是多带些人，县城不比其他地方，那里可驻守着六七百人的保安团，虽然我们和保安团有过井水不犯河水的约定，可还是小心点好啊。"楚天彪道："我们悄悄地去，不让别人知道不就行了吗？要是你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让二当家的明天带些人马在城外接应我们。"

第二天一大早，楚天彪和马军师打扮成普通百姓，把枪藏在了肩上的褡裢里，混进了县城。一路打听，来到了洪英才家住的巷子里。两人刚踏进巷子，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又急忙退了出来。原来他们看到，有一队保安团的士兵站在洪家门口。

楚天彪有些惊慌地对马军师说："难不成保安团的人知道我们要来，在这儿等着抓我们？"马军师道："当家的不要慌，要是他们真想抓我们的话，应该埋伏起来，你看那些保安团的兵丁像是抓人的样子吗？"

楚天彪点点头说："你说得有道理。可保安团的人来洪家干什么呢？"

马军师道："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一避，过会打听明白了再说吧。"

于是，两人来到了城北一家不起眼的小面馆。这家小面馆，其实是阴风山安插在县城里的眼线，县城有什么风吹草动，楚天彪就能及时知道，这家小店的店主就是那个小斜眼。

小斜眼把楚天彪和马军师让到了里面，没等楚天彪发问，小斜眼就向他报告说，他昨天从山上回来就听说保安团的副司令王大林，也看上了洪英才的女儿洪小妹，要娶她做自己的五姨太。

丹阴县保安团的司令名叫王老贵，原本是个土财主，他是用钱买了个保安团的司令，他让儿子王大林当了副司令。他们父子俩倚仗手中的权和枪，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比土匪还要凶残霸道。

楚天彪听完骂道："王大林这狗日的，老婆姨太太好几个，还要跟本大爷争女人。"他骂了一通后，问，"军师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

马军师道："说句当家的不爱听的话，以我们这种身份去提亲，人家肯定不会同意的，最后还得硬抢。"

楚天彪道："你这不是废话吗？只要是老子看上的东西，哪个不是抢来的？就算是明媒正娶他们答应，我还嫌麻烦呢。"

马军师道："这样我们就有主动权了，可以在王家之前下手，把人给抢过来。只是这样难免会伤了我们跟



保安团的和气。"

楚天彪想了想说："保安团有六百多人，六百多条枪啊，要是真打起来，肯定两败俱伤。"

"那我们就这样放弃了？"

楚天彪笑道："人我还没看到呢，怎么就能放弃？要是大爷我真看上眼了，就算豁出命也要抢到手。"

马军师挑起大拇指说道："当家的果然是位一身豪气的山大王！"

这时出去打探消息的小斜眼回来说，刚才果然是王大林到洪家去提亲了，结果怎样还不知道，不过王大林已经带了团丁离开洪家了。

楚天彪按照马军师出的主意，假装是洪英才家的老街坊来到洪家。这些天到洪家来拜访的人很多，不管认识不认识，洪英才都是热情招待，因此楚天彪和马军师也没引起他的怀疑。

细心的军师见洪英才虽然言语热情，但脸上还是不时露出一丝愁容，就故意问道："我看洪老爷子脸有不悦之色，难不成是我们哥俩送的礼轻了？"

洪英才急忙解释道："小老弟说的哪里话，你把我洪某看成什么人了？实不相瞒，家里出了点难办之事，所以怠慢了二位，还望见谅。"

马军师问道："不知府上出了什么事，我们也算是老街坊，要是能帮上忙，我们哥俩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洪英才道："都是儿女身上的事，就不麻烦二位了，还是我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这时，楚天彪直冲马军师使眼色，意思是说我们是来看他女儿的，你怎么跟他唠起来没完了。

马军师对洪英才道："我早就听说洪老爷子买的这座宅子很有名，以前还住过一位将军，今天借洪老爷子的光，不知能不能让我们哥俩参观一下，也长长见识。"

洪英才道："当然可以了，我也没事，就陪二位转一转吧。"

洪家的院子共有三道，最后一道院是洪家的内宅。此时正值春天，马军师和楚天彪刚跨过第三道院的拱门，就被眼前的一位美貌女子吸引住了。这位女子正在浇灌几盆盛开的鲜



花，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这位女子比那些花儿还要美丽，她正是洪英才的女儿洪小妹，把个楚天彪看傻了。

还是马军师先反应过来，对一旁的洪英才说道："听人说洪老爷子的女儿有倾国之色，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洪英才叹了口气说道："长得好看有什么用，俗话说，自古红颜多薄命，要是能让我女儿一生平安幸福，就算让我舍弃这万贯家财我也愿意。"

2. 陈述冤情

从洪英才家出来，楚天彪还没完全回过神来，自言自语道："太好看了，长得跟仙女似的，我楚天彪今生非她不娶。"接着，他一把抓住马军师的手，说道，"军师，你赶快回去召集人马，我一刻都等不及了，说什么我也要把这个姓洪的丫头弄到手。"

马军师道："当家的不要着急，这件事我们要从长计议，这里毕竟是县城，再说王大林也盯上了洪小妹，我们必须想个万全之策。"

"对，必须得有个万全之策，这就要多仰仗军师了，只要这件事你给我办好了，今后阴风山除了我就你说了算，其他几个当家的也得听你的。"

马军师道："当家的放心吧，这件事我一定办好。为了及早得到王大林那边的消息，以便作出应对之策，我就先在小斜眼的面馆里住下来，有什么情况我就让小斜眼去通知您。"

送走楚天彪后，马军师一夜没有睡好，他觉得自己还得再去一次洪家，尽管这样很危险，但要办好此事，他不得不去。打定主意后，第二天他又来到了洪英才家。

马军师再次见到洪英才，发现他的精神比昨天还要差，一脸的愁容挂在了脸上。两人寒暄了几句之后，马军师问洪英才为何事发愁，洪英才长叹一声，说出了原委。果然不出马军师所料，洪英才这两天为王大林上门提亲的事愁得寝食难安。

昨天王大林带着人到洪家提亲，表面上说得很客气，但话里话外透露出的是威胁，言下之意，洪小妹必须嫁给他做五姨太，不然洪家就别想在丹阴县太太平平住下去。

洪英才虽然回到丹阴县不久，但王家父子的恶名早就灌满了他的耳朵。他原想不问外事，安心回来养老，哪成想王大林竟然找上门来，硬要娶自己的女儿当姨太。洪小妹是洪英才夫妻俩的掌上明珠，她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怎能屈尊给人家当姨太呢！更何况王大林不但长得尖嘴猴腮，而且是个干尽坏事的恶人。昨天送走楚天彪、马军师后，洪英才就到县里找了几个当官的，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主持公道，哪成想这些人一听是和王家有关的事，个个



唯恐避之不及，甚至有人还劝说洪英才，说能攀上王家这门亲，那可是求之不得的事，气得洪英才差点吐血。

马军师听完洪英才的叙述，沉思良久后问道："那洪老伯打算怎么办呢？该不会真的把女儿许配给王大林吧？"洪英才生气道："这是什么话，我洪某在外面闯荡了大半辈子，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岂能做如此糊涂的事？"

"那老伯打算怎么办？凭你的力量是对付不了王家父子的呀。"

洪英才道："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本打算回故里养老的，可话说回来，哪儿的黄土不埋人，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大不了我再离开这里就是了。"

马军师凄然笑道："你以为你能躲得了吗？你根本就不了解王家父子的为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丧尽天良，做出让人想都想不到的坏事！"他说到王家父子，像换了一个人，双眼冒火，咬牙切齿，满脸杀气，像跟王家父子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这让洪英才大为惊诧。

马军师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舒缓了一下神情继续说道："洪老伯，话既然说到这里，我也就不跟你隐瞒什么了，其实我根本不是你的老街坊，我跟你说件几年前发生的事，你就彻底能了解王家父子的为人了。"

原来三年前王家父子当上保安团的正副司令后，就利用手中的权和枪干了一件极其卑鄙凶残的事情。当时在丹阴县有两家做药材生意的大户，一家就是王家，另一家是宋记药铺。

宋记药铺的老板宋满仓为人本分，做生意更是以诚相待，在药材行当里口碑很好。生意也大大好过王家，因而成了王家父子的眼中钉。但他们苦于没有找到机会下手，直到王老贵当上保安团的司令后，他终于想出了一条毒计。

当时宋满仓有个八竿子都打不着边的亲戚据说当了土匪，王家父子就以这个为由说宋家通匪，还把宋满仓的大儿子抓了起来。宋满仓是有冤没处申，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他几乎是





倾家荡产才把儿子从保安团的大牢中赎了出来。

宋满仓为了避免遭到王家父子的进一步迫害，决定忍痛带着一家人离开丹阴县，去别处寻找生路。可王家父子却丧尽天良，赶尽杀绝，他们让保安团的士兵扮成土匪，在路上劫杀了宋满仓一家，可怜宋家二十多口人，全都惨死在了枪下……

讲完宋家的事情，马军师已经是泣不成声了。

洪英才等到他哭声缓和下来，才小心地问道："看你悲伤成这个样子，难不成你与宋家有什么关系？"

马军师擦了擦眼泪，止住哭声说道："实不相瞒，我是宋记药铺老板宋满仓的二儿子，真名叫宋毅，当时我在北平读书，才躲过了那场劫难。当我得知家里遭此不幸后，我发誓要为全家人报仇，就悄悄回到了丹阴县，可自己势单力薄，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洪英才叹道："我活了这么大把年纪，还是头一次碰到如此歹毒的恶人，看来我家要避过这场灾难也非易事啊，这可如何是好呢？"

洪英才看了看坐在跟前的宋毅，突然眼前一亮，说道："你先后两次假冒身份来到我家，绝不只是为了跟我讲你家的悲惨遭遇吧，是不是有什么好办法对付王家父子？"

于是，宋毅便向洪英才亮了自己的身份，当洪英才听宋毅说了真正身份，特别是得知昨天跟他一起来的那个人，竟然是丹阴境内最大的土匪头子楚天彪，而且也是冲着他女儿来的。洪英才惊得险些跌倒在地上。

过了好一会儿，洪英才一脸茫然地说道："本来王家父子我已经无力应付，现在又加上个楚天彪，我可怎么办才好啊？"

宋毅安慰道："洪老伯，我既然什么都告诉你了，就肯定是来帮你的。"

洪英才道："你不是楚天彪的军师吗，怎么会帮我？"

宋毅长叹道："我当初投靠楚天彪也是无奈之举，我是一心想为家人报仇，但在丹阴县只有楚天彪的实力能和王家父子抗衡，虽然他们有井水不犯河水的约定，可他们都是利字当先的恶人，一旦到了他们之间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肯定都会想尽一切办法置对方于死地的。"

洪英才想了想说道："你的意思我有些明白了，你是说现在他们两个都看上了我的女儿，只要我们想办法从中巧妙安排，让他们打起来，来个两败俱伤……不过那样我女儿不是很危险吗？"

宋毅道："我不敢保证你女儿一点风险都没有，但只要我们考虑周全，肯定会把风险降到最低，关键时候就算我豁出性命也会保护你们的。只要能够成功，不但你家可以躲过这场劫难，我也能借机报仇，还能为丹



阴县的百姓除去两大祸害。"

宋毅见洪英才还犹豫不决，就说道："洪老伯你要想清楚，不论你女儿落到王大林或者楚天彪的手里，都等于进了火坑。我想你总不会为了自己晚年安逸，忍心用你女儿一生的幸福来换取吧？"

洪英才沉思好久，之后，一咬牙说道："我这一辈子该遭的罪也遭了，该享的福也享了，死活都无所谓了，只要能让我女儿平安幸福就行，把你的办法说出来听听，如果可行的话，我会全力配合的。"

3. 计赚双魔

三天后，王大林再次来到洪家提亲，这次他不但带了厚重的彩礼，还带了一百多名保安团士兵，把洪英才家的院宅和巷子围了个水泄不通。王大林打算来个先礼后兵，没想到洪英才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只是他提了个要求。洪英才说他老家在距离县城三十多里外的洪家镇，他提出娶亲那天，必须在洪家镇的老宅迎娶新娘。王大林一听，觉得洪英才的要求也在情理之中，当即就答应了，并把婚期定在了后天。

成亲的前一天晚上，王大林非常兴奋，他觉得他的夫人和四个姨太太，虽然个个漂亮，但要和洪小妹相比，就差得远了。就在王大林督促下人布置新房时，他爹王老贵派人让他到自己房间去一趟。

王大林来到他爹的房间，见王老贵正面色凝重地坐在太师椅上。王大林小心地上前问道："爹，出什么事了？你的脸色不对啊。"

王老贵道："刚刚我们安插在阴风山的眼线回来禀报，说是楚天彪集结了所有人马，不知要干什么。"

王大林不屑道："他还能干什么，不就是打家劫舍吗？"

王老贵训道："你怎么不动动脑子，在丹阴县除了我们，还有谁值得他楚天彪兴师动众？"

王大林惊道："难道他想对我们下手，我们之间可有井水不犯河水的约定啊。"

王老贵道："那个管个屁用！说句实话，我早就想除掉楚天彪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他的存在对我们始终是个威胁。我看他对我们的保安团肯定也是这么想的。"王大林道："他现在还不敢跟我们翻脸吧，也许他是要做什么大买卖？"

王老贵道："最可恨的就是，自从阴风山去了个姓马的军师，楚天彪每次行动前都不再跟底下人说明，以至于我们现在摸不清他具体的动向。"他想了想，接着说，"明天娶亲你就不要亲自去了，还是留守保安团吧，以防万一。"

王大林道："那怎么能行？我要不去洪家该挑理了。"

王老贵"哼"了一声说："你娶的这个姨太跟抢的差不多，还怕他们挑什么理！"王大林想想也对，便听从了他爹的意见，不去亲自迎亲了。

再说第二天一早，小斜眼匆匆跑回面馆，对宋毅说："军师，王家的娶亲队伍已经出发，现在应该已经出城了。"宋毅道："你昨天去山上送信，是按我对你说的话说的吗？"

小斜眼道："没错啊，我是按您交代的告诉大当家的，集合所有队伍，到黄杨坡埋伏，半路劫亲啊。"

宋毅道："现在大当家的应该到黄杨坡了，我也该赶去和他会合了。"宋毅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对小斜眼说，"斜眼兄弟，这几年咱哥俩的感情一直不错，这几天我住在你这儿，你又对我照顾得很周到，有件事我不得不提醒你。"

小斜眼见宋毅欲言又止，心就提了起来，说道："军师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小的一定照办。"

宋毅道："我不是让你做什么事，只是提醒你一下。你想到没有，今天大当家的抢了王大林的老婆，会有什么结果？"宋毅见小斜眼还没明白过来，接着说道，"结果就是保安团和我们阴风山刀枪相向，王家父子可不是省油的灯，虽然当初说好与我们和平相处，可他们还是处处提防着我们，他们早就知道你的面馆是阴风山安插在县城的眼线。你想想，我们和他们翻脸之后，他们是不是先来收拾你？"

小斜眼听宋毅说了这话，吓得立马出了一身的冷汗，哆嗦着说道："那……我可怎么办啊？"

宋毅道："我只是提醒你一下，该怎么办你可要早拿主意。"说完就走了。



这个小斜眼原来不是阴风山的土匪，多年前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做点小生意过日子，小斜眼是个孝子，后来他母亲得了重病，为了给母亲治病，他借了不少外债，结果还是没能保住母亲的性命。小斜眼给母亲办完丧事后，那些债主纷纷上门讨债，他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楚天彪找到他，替他偿还了所有的欠债，并出钱给他开了个面馆，从此小



斜眼就成了阴风山的人。

这些年小斜眼有了一些家产，并娶了媳妇，生了个胖小子，他早就有心摆脱阴风山，安安稳稳过日子，但却无力摆脱。他觉得刚才宋毅说的没错，要是王家父子跟楚天彪翻了脸，王家父子肯定会先拿他开刀……小斜眼越想越害怕，按王家父子的为人，恐怕到时全家人的性命都难保。

4.临阵变招

再说宋毅赶到黄杨坡时，楚天彪早就带着人在这儿埋伏好了，这里是洪家镇通往县里的必经之路。

当宋毅听说刚才过去的迎亲队伍中没有王大林时，不由大吃一惊。他和洪英才商量的办法是：在王大林到洪家镇迎亲时，让楚天彪在黄杨坡劫亲，并暗示小斜眼把楚天彪要劫亲的事告知王老贵，王老贵肯定会带人去救儿子，那样保安团的人就会和阴风山的人来一场大火并，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

现在王大林本人没去迎亲，就说明他们察觉到了什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小斜眼现在已经向王家父子泄露了阴风山劫亲的事。宋毅心想，看来自己低估了王家父子。他暗暗推断，当王家父子得知了这边的情况后，会怎么动作呢？

宋毅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楚天彪见宋毅脸色阴沉，忙问：“怎么了，军师？”

宋毅道：“你们确定迎亲队伍里没有王大林？”楚天彪道：“这还有假？我亲眼看着保安团的士兵，一个一个走过去的，也就五六十人。”

宋毅顿足道：“糟了，我们上当了！”楚天彪一头雾水地问：“我们上什么当了？”

宋毅道：“大当家的带了多少人来？”楚天彪道：“山上除了留一些看家的，其余的几百名弟兄我都带来了。不是你让小斜眼带的话吗？”

宋毅一拍大腿说道：“糟了，阴风山难保了。”

楚天彪一听阴风山难保，急忙说道：“你说明白点，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宋毅说：“我告诉小斜眼让大当家的带一百弟兄就够了，他肯定是和王家父子串通好了，把山上的弟兄都骗了下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王家父子正带着保安团的人赶往阴风山呢，要是我们没了阴风山山寨这立足之地，这支队伍很快就会土崩瓦解的。”

楚天彪听了大惊失色，急切地问：“你敢肯定是小斜眼出卖我们？”

宋毅道：“人心难测呀，难道大当家的没察觉到吗？小斜眼早就想脱离我们阴风山，去过他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了。”

楚天彪听了既慌又恼，忙问宋

毅："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宋毅道："我刚才出城时，发现保安团那边还没什么动静，如果我们现在赶回去应该还来得及。"

楚天彪道："保住老窝要紧，只可惜了洪小妹这丫头了，让我白惦记了这么多天。"

宋毅道："我们可以两边同时下手，大当家的带大队人马回去保家，我带一百人留下抢亲。"

楚天彪想了想说："抢亲还是让二当家来吧，你跟我回去，你在我身边我踏实些。"

小斜眼果然去保安团报了信。王



大林听了，大骂道："狗日的楚天彪算个什么东西，敢跟我抢女人！"说完他就要集合队伍赶往黄杨坡找楚天彪算账。

王老贵立即制止道："凡事要冷静，你这样去只会弄个两败俱伤，我们把老本拼光了，还怎么在丹阴立足？"

王大林道："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看着他把我的女人抢走？"

王老贵冷笑一声道："现在不是考虑女人的时候，我昨天还说没有收拾楚天彪的机会，今天机会就来了。楚天彪为了一个女人竟然把所有的人马都带下了山，这真是天赐良机啊，我们要是把他的老巢给端了，他就没了立足之地，到那时再收拾他就易如反掌了。"

王大林听完也笑道："还是爹的主意多，到那时洪小妹还不是我王大林的人？"说完，就带了人马直奔阴风山而去。

阴风山山高坡陡，草木森森，是个易守难攻的山寨。此时，王大林和楚天彪两支人马，几乎是同时往阴风山赶去。不过阴风山毕竟是楚天彪的地盘，他熟门熟路，并且抄近路，很快就赶到山下。王大林紧赶慢赶，等他赶到山下。楚天彪的人马已经在周边的山岩草丛中埋伏好了。等到王大林的人马大摇大摆进入他们的伏击圈后，只听楚天彪一声喊打。顿时"噼



里啪啦”一阵扫射，打得王大林和保安团抱头鼠窜，王大林带去的人马几乎全军覆没，他自己也受伤被俘，楚天彪这边虽然打赢了，但也死伤了好多人。

楚天彪带着手下刚打扫完战场，二当家的带着人也回来了，并把洪小妹劫了回来。回到山寨，楚天彪阴沉着脸看了洪小妹半天才开口说道：“为了你这丫头，我损失了许多兄弟，你要是不乖乖地与我成亲，我就杀了你祭奠他们！”说完他命手下把洪小妹带下去梳妆打扮，当晚就要拜堂成亲。

这时宋毅走到他跟前小声说道：“大当家的，这时你恐怕还不能成亲吧。”楚天彪一愣，疑惑地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宋毅道：“今天一战，我们虽说赢了，但损失也不小，现在山上多数兄弟，不是死了亲人就是死了好友，大伙的心情都很难过，大当家的要是现在成亲，兄弟们会怎么看你？”

楚天彪道：“那你说怎么办？我费了这么大的劲抢回来的女人，总不能当摆设放那儿看着吧。”

宋毅道：“今天一战，我们赢了，毕竟保安团的损失比我们大，更重要的是我们活捉了王大林，有了他，我们就能从王老贵这老狐狸手里狠狠地敲上一笔！有了这笔钱，我们就能给弟兄们发赏钱，还能重新扩建队伍，到那时大家有了钱就开心高兴，在兄弟们高兴的时候，大当家的再成亲那该多好啊！”

楚天彪听完笑了起来：“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就按你说的办。”

5 铤而走险

王老贵听到保安团打了败仗、儿子被俘的消息后，惊得瘫坐在了地上，这一夜他左思右想也没想到自己哪儿失算了。第二天一早，就有人进来禀报说，外面有个自称是阴风山的人求见。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宋毅。王老贵坐在太师椅上，强作镇定地对宋毅说道：“早就听说阴风山的马军师年轻有为，智勇双全，今日一见果然不假，竟然胆敢只身来到保安团。但不知此来是为何事？”

宋毅打量了一眼眼前的这个土皇帝，只见他满脸凶悍，咄咄逼人。宋毅稳稳神，微微笑道：“王司令不必明知故问，应该想到我是为何事而来。”

王老贵的脸陡然一沉，大声问道：“我儿子怎么样了？”

宋毅道：“还好，不过他受了伤，山上的医疗条件毕竟有限，如果不及时医治的话，恐怕性命就难保了。”

王老贵道：“直说吧，你们想要多少钱？”

“不多，五十万大洋。”

王老贵惊得差点跳起来：“还不



多？让我砸锅卖铁也凑不出五十万大洋啊！”

宋毅笑道：“我替王司令算过了，你要是砸锅卖铁的话能凑出五十万大洋。”

王老贵沉思半晌，冷笑一声道：“你这是往死路上逼我啊，我要是用五十万大洋赎出我儿子，那我不就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说句不好听的，我们父子平时得罪了很多人，到那时恐怕会死得更惨。”

宋毅道：“那你的意思是不管你儿子的死活了？”

王老贵道：“我能有今天，靠的就是这副铁石心肠。”

宋毅道：“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但我还是希望你好好想想，那毕竟是你的亲儿子呀。”说完就起身要往外走。这时，突然从外面冲进来五六个端着枪的保安团士兵。



王老贵冷笑道：“你还想活着离开吗？”

宋毅脸上露出惊慌神色道：“我只是个传信的，你没有道理杀我。”

王老贵一脸狰狞道：“在我这里没有道理可讲。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可是楚天彪的左膀右臂，用不了一年我就可以把保安团重新扩建起来，到那时我就会找楚天彪算账，现在我可不能放虎归山。”王老贵望着一脸恐惧的宋毅，咂了咂嘴说道，“可惜啊，这么年轻就要上断头台。你知道我是怎么杀人的吗？先剁手再砍脚，然后挖眼割鼻削耳，你要是还能挺下来，就能享受一刀了结的痛快了。”

听这老贼如此说，宋毅真有些害怕了，心道这老贼真够狠毒的。他装着一副求饶的样子，哆哆嗦嗦地说：“我要……是能……帮你救出你儿子呢？”

王老贵盯着宋毅的眼睛看了半天哼哼一笑：“果然人都是怕死的，说出来听听，你怎么帮我？”

宋毅道：“在阴风山的后面有一条密道可直通山寨，这条密道只有楚天彪和我在内的几个人知道，我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接着，宋毅把密道的具体位置告诉了王老贵，并给他画了出来，然后问道：“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王老贵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你说呢？"

宋毅道："你放心，我既然把密道告诉了你，就没再打算跟随楚天彪了，我可以回山里给你当内应。"

王老贵断然道："我不需要内应，只要能打楚天彪个出其不意就行了。"

宋毅道："你不放我回去，楚天彪会起疑心的。"

王老贵道："你现在回去，差不多也得天黑以后才能回到阴风山，我现在就带人出发，没等他起疑心就把他收拾了。你给我带路，要是我发现你骗我的话，就先杀了你！"

6. 一箭双雕

保安团只剩下一百多人，王老贵全部都带上了，他是孤注一掷要与楚天彪决一死战。在天刚黑下来的时候，他们绕道来到了阴风山的后山，宋毅在前面带路，王老贵带着保安团的人在后面紧紧跟着。

果真如宋毅所说，有一条密道直通阴风山的山寨，穿过一个隐蔽的山洞之后，就到了山寨的后面。在一个岔路口前，宋毅对王老贵说，左边的路直通山寨的大牢，右边的路直通大寨中央，现在是吃饭的时间，是山上戒备最松散的时候，宋毅问王老贵是先救王大林还是先对付楚天彪。

王老贵决定走右边的路，先收拾楚天彪。宋毅道："那你儿子的性命就危险了。"

王老贵道："如果先救我儿子惊动了楚天彪，那我们爷俩的性命就都难保了，还是先收拾了楚天彪再说。"

但是刚走了几步，王老贵突然停了下来。他改变了主意，决定还是先走左边的那条路。

宋毅在心里骂道：老狐狸，我就知道你不会轻易相信别人。

一会儿工夫，他们来到了一排石头房子前，这里只有五六个土匪看守着。王老贵问宋毅："这里真的是牢房吗？怎么只有这么几个人把守？"

宋毅道："昨天和你们保安团打的那一仗，阴风山也是损失惨重，想必是楚天彪怕你报复，把人都调到前山去守山门了。"

王老贵道："既然这样就先救我儿子，然后再收拾楚天彪也不晚。"

一百多人对付五六个人当然是不费吹灰之力了。当王老贵把所有的牢门都打开后，却没有发现他儿子王大林，倒是把洪小妹给救了出来。

王老贵用枪顶着宋毅的脑袋问道："我儿子在哪？"

宋毅镇定地答道："我下山时他还关在这里，可能是楚天彪想到你儿子现在可是身价五十万大洋，就把他关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了。"

其实宋毅早就知道王大林不在牢里，因为王大林的伤势较重，楚天彪



早就把他关在了前山，让人照顾，他怕王大林要是死了，还怎么跟王老贵要赎金。

这一切都是在宋毅的计划之内，当初楚天彪跟他商量好的赎金是二十五万大洋，宋毅却对王老贵说是五十万，他这么做是逼迫王老贵跟楚天彪血战到底。

楚天彪见天黑了，宋毅还迟迟没有回来，就有些坐不住了。他刚要派人下山去打探一下，就听见一阵枪响，只见王老贵带着保安团的人冲了进来。

惊慌失措的楚天彪问站在王老贵身旁的宋毅："军师这是怎么回事，保安团的人是怎么上的山，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

宋毅道："大当家的请原谅，我也是被逼迫的，是我带着他们从后山的密道进来的。"

楚天彪一听，气急败坏地骂道："你狗日的敢出卖我。"说完就要往外拔枪，说时迟那时快，没等他手摸到枪，就被冲上去的几个保安团士兵给牢牢地控制住了。

王老贵喝道："姓楚的，我儿子在哪？赶紧把他给放了。"

楚天彪道："别高兴得太早，我的人马听见枪声后很快就会赶来，你们谁都别想活着离开。"

王老贵冷笑道："现在你可在我手里，要死也是你先死。"

这时，阴风山的土匪听见枪声后都赶了过来，把保安团的人围在了中间。

王老贵用枪顶住楚天彪的脑袋说："叫你的人把我儿子带来，然后送我们下山。"楚天彪没有办法，只得叫人把王大林抬了过来，王老贵一看就知道，如果再不赶快下山抢救，恐怕儿子的性命就难保了。

王老贵亲自押着楚天彪，带着保安团的人在前面走，阴风山的土匪们个个荷枪实弹，在后面紧紧跟着。

出了山寨大门，王老贵对楚天彪说："让你的人都回去。"

楚天彪道："你以为我傻吗？我的人回去了，你还能放我回山寨吗？"

王老贵执意要楚天彪的人先回去，楚天彪坚持要王老贵先放了自己，两个人争论了半天也没个结果。

这时宋毅说道："我看二位半天也争执不出个结果来，不如我说个办法怎么样？"

楚天彪冲口而出："军师有什么高见？"但话一出口，才意识到宋毅已经背叛了他，便恶狠狠地瞪了宋毅一眼。

宋毅见王老贵没有说话，便说道："王司令，你儿子的伤可不轻啊，晚一会医治就多一分危险。"

王老贵这才开口："那你就把你的办法说出来听听。"



宋毅道："王司令担心的是阴风山的人比保安团的人多，一旦放了楚天彪的话，怕打不过他们。大当家担心的是王老贵不讲信誉，如果自己的人不跟着，就不会放你回来。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想个折中的办法，阴风山这边派出和保安团一样多的人跟着，出了山到了大路上再放人，那时你们势均力敌，我想就不会拼个你死我活了吧。"

王老贵想了想说道："谁能保证阴风山上其他的人不在后面偷偷跟着？"

宋毅道："这个我也想到了，我可以留下来不让其他的人跟随。"

王老贵道："他们还能听你的吗？"

宋毅道："你的人自始至终可都是一直拿着枪对着我呢，我们说的话他们又听不见，肯定以为我跟楚天彪一样被你胁迫的呢，只要楚天彪发话，他们肯定还会听我的！"

宋毅见王老贵还犹豫不决，就说道："现在这种局面是我们三个人互相牵制着，别以为我猜不到，等你安全离开后，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王老贵道："你即使摆脱了我，楚天彪回来后能饶得了你吗？"

宋毅道："这你就不用管了。"

王老贵道："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宋毅道："我跟你儿子和楚天彪一样，也喜欢上了洪小妹。我留下来帮你看着阴风山的人，但还有个条件，就是得把洪小妹给我留下。"

王老贵听了不由哈哈大笑起来："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好，我就答应你，只怕你是有命得人，无福消受啊。"

此时，楚天彪也没别的办法，只好按宋毅说的，让二当家的带着一百五十人跟着保护自己，让其余的一百多人留守山寨，听从宋毅的指挥。

王老贵他们走远后，宋毅身边的人问道："军师，我们怎么办？"

宋毅道："当然是要去救大当家的了。"

"可是他们都走远了，还来得及吗？"





宋毅道："我们走羊肠道，绕到他们前面去。"

一听走羊肠道，许多人惊得脸色都变了。这羊肠道是阴风山西面的一条弯弯曲曲小路，一侧是陡峭的山壁，另一侧是万丈深渊。这是一条下山的近路，但又是一条极其险峻的夺命道，白天都没人敢走，更别说是晚上了。

宋毅道："只要敢跟我去的，每人赏二十块大洋。"

果然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人问道："你能说了算吗？山上的钱财只有大当家能做主呀！"

宋毅道："眼下，大当家连性命都难保了，还管得了这么多吗？只要敢跟我去的，现在就可以打开仓库领钱。"

大家一听，二十块大洋可不是个小数目，结果所有的人都愿意去。分完钱后，宋毅把他这两年培养的几名心腹叫到跟前，告诉他们留下来照顾洪小妹，等听到山下响起枪声后，仓库里的钱能拿多少就拿多少，然后放火把山寨给烧了，再把洪小妹安全送到洪家镇。

跟洪小妹告别时，洪小妹一脸依恋地问道："你刚才说喜欢我的话是真的吗？"

宋毅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我要是能活下来的话，会去找你的。"

这些人常年在山上窜来窜去，已经习惯了爬山越岭，他们担心宋毅能不能走羊肠道，可他们哪里知道，宋毅在北平上学时，可是个出色的登山运动员，走这羊肠小道哪在话下，只见他带着一群人，如同猿猴一般，很快就到了山下，在道路两旁埋伏下来。

下了山后，王老贵见没有下手机会，只得把楚天彪放了，他想虽然没能除掉他，但毕竟把儿子救了出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就在王老贵和楚天彪要各自带人离开时，大路两旁突然响起了枪声。二当家的眼尖，对楚天彪说："当家的，是我们的人。"

楚天彪也来不及多想这些人怎么比他们先到了山下，他大喊一声："还等什么！给我狠狠打，把保安团的人都消灭了！"

王老贵他们腹背受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宋毅看准了王家父子，举枪射击，让他们死在了自己的枪下，然后转身往路边的树林深处飞奔而去，临走之前他看见了楚天彪中枪倒地的一幕……

一年以后，已经结为夫妻的宋毅和洪小妹以及洪英才一家回到了丹阴县，经过打听，才知道那晚的战斗，保安团全军覆没，楚天彪受了伤，死活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阴风山这支土匪了。

（题图、插图：杨宏富）



注定失败的原因

有个企业家得意地告诉别人，在公司里，自己提出的每个方案都会得到员工一致认同，一点异议都没有。

一位哲学家听了，对企业家说："恕我直言，您的企业是不会成功的，就算获得了成功，那也是暂时的，不会长久！"

企业家听了勃然大怒，让员工们把哲学家赶了出去。

没想到，过了一年，企业家的公司果然面临危机了。企业家想起了哲学家的话，便去向哲学家请教。哲学家告诉他："您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每当您提出一个方案时，都能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

企业家迷惑了："难道大家意见一致，没有异议，却要遭遇失败，而各持己见才能将事情做好？"

哲学家没再说话，而是让企业家带上自己的员工，跟他去一趟河边。哲学家指着河边的一条船让企业家和员工们上船。

关键词：争议



当企业家和他的员工们分散在船上站好后，哲学家说："请你们全部站到企业家那边去。"

有几个人马上站到了企业家身边，这时，船身因失衡开始摇晃起来。其他还想站过去的人犹豫了，因为如果全都站到企业家那边的话，肯定会翻船的。

看着企业家和他的员工们一脸疑惑的表情，哲学家笑了："所有的人都站在一边并不一定是好事。管理企业也是这样，如果企业家提出一个方案，马上便会得到所有员工的响应，这个方案行不行得通，就值得怀疑了。因为少了争议，就没人去求证市场，长此以往，这个企业必然会遭遇失败。"

（作者：沈岳明）

（本栏插图：安玉民　梁　丽）



长久的储蓄

有个年轻人当上了一家大型银行的行长。

他上任伊始，就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让手下给银行附近的新生儿写信，恭喜他们来到这个美妙的世界。

从那时起，这些孩子每年都会收到这家银行的信和印有银行标记的礼物。

这家银行还会寄给孩子们故事书，以讲故事的方式说出储蓄的好处。

几年来，仅这笔开支就着实不小，但收益并不明显。

年轻的行长还把银行办公大楼最重要的一层装修成孩子们的游乐室，把银行办成了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地方。



很多年轻的妈妈舍近求远来这家银行储蓄。但很多人认为一家只会吸引家庭主妇的银行不会有什么的作为。

然而，经济危机很快就来了，很多银行步履维艰。这家银行却靠大量的家庭存款支撑了下来，人们这才发现个人储蓄是一个巨大的金矿！

三十年后，金融风暴再一次把银行业推到悬崖上。

这时，当年那些在银行里玩耍的孩子，很多已经成为著名的企业家、社会精英，并且一直与银行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

他们纷纷注资这家银行，使它又一次化险为夷。

他们说，他们只是在挽救童年的梦想，银行存着他们童年金色的梦，他们是从银行送的故事书里开始懂得理财的。银行家当年的储蓄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原作者：程　刚；推荐者：科　荷）

关键词：储蓄

“开卷故事”栏目征稿

“开卷故事”欢迎广大读者踊跃荐稿！推荐作品内容不限，范围不限，但每则作品都要有故事情节或细节，且提供一个新的知识点，或者绝妙的生活思路和方法，字数1000字以内。希望大家慧眼识金，挑选此类精彩作品。本期责任编辑的邮箱是 simyyue@126.com。





喊出来的富贵

■张敬中

早年间，在赵家村的东头住着一个叫赵旺的人。他年过三十了，还是孑然一身，家里只有三间草房，没有院子，连鸡都养不住，日子越过越没劲。

这天，村里来了个姓敬的阴阳先生。赵旺早就听说这个敬先生很有本事，便把他拉到自己家，好吃好喝招待了一番，然后请敬先生给自己指条明路。敬先生知道赵旺人品还不错，就是人有点懒散，有心想帮他。于是，他一边心里盘算着主意，一边拿起罗盘围着赵旺的房子走了起来。

敬先生绕到赵旺的房后，见那里有一条大路，便停住了脚步，上下左右看了一圈，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赵旺看得心里发毛，忍不住悄声问道："先生，您看出什么来了？"敬先生摆摆手，郑重其事地对赵旺说："家宅风水不错，只是有点小问题，所以你迟迟不能成家立业。"

赵旺着急地问："是啥问题，敬先生有没有破解的法子？"

敬先生拈须思索了好久，最后一拍大腿笃定地说道："我倒是有个法子，只要坚持三年，管保你发家致富，成家立业！可我就是担心你没有耐性啊！"

赵旺急切地应道："有耐性！有耐性！敬先生只要给个法子，我一定照做不误！"

敬先生说："你的富贵藏得太深，一定要喊才能出来。这样，你在房子后墙开一扇窗户，每天四更起床，把油灯点亮。我刚才转了一圈，发现你房后就是大路，每天早上都会有乡亲路过，看到你亮灯，他们一定会问'赵旺，起来了'，你必须答应一声'起来了'。你名字里正好有个'旺'字，这



样天天叫‘旺’，坚持三年，乡亲们必定能将你的富贵喊出来！”

赵旺一听连连道谢。临走前，敬先生又嘱咐道：“记住，你翻身的机会只有这么一次，这三年中要是有间断的话，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赵旺忙点头说“不敢不敢”。

等送走敬先生后，赵旺不敢怠慢，一切照敬先生的嘱咐办事。

一眨眼，三年过去了……

这天，赵旺又将敬先生请到家里。敬先生发现，三年不见，赵旺家果然变了样，原来的草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青堂瓦舍，房前有个大院子，院子里鸡鸭成群。赵旺告诉敬先生，自己还成了亲，生了娃，如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等先生坐下后，赵旺将一杯酒举到敬先生面前，佩服地说道：“敬先生，你的法子真灵啊，你看三年时间，乡亲们真把我的富贵喊出来了！”

敬先生端起酒杯，微微一笑，说道：“说说看，这三年你是怎么过的？”

赵旺恭恭敬敬地说：“那天先生一走，我就按照先生的吩咐，在房子后墙开了窗户，每天四更起床，点亮油灯，听到乡亲们问‘赵旺，起来了’，我就答应一声‘起来了’！后来时间一长，我就觉着这样闲着也是闲着，就开始找些事做，先是搓麻绳赚个小钱，后来磨豆腐、养鸡养鸭；先是四更起床，后来三更起床时间也紧。现在日子真兴旺起来了，也娶媳妇成了家。敬先生呀，我真得好好感谢你哩！”

听了赵旺的话，敬先生哈哈大笑起来：“赵旺呀赵旺，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你如果不早起，不搓麻绳、卖豆腐、养鸡养鸭，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

听敬先生这么一说，赵旺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敬先生治的不是风水，而是他的懒病！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阿P当专家

■吴　嫡

亮亮真本事

阿P最近对名烟名酒产生了兴趣，没事儿就在网上看这方面的资料，而且还参加了一个QQ群，从网友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常常自封为“烟酒专家”。妻子小兰对此很不屑：“你又抽不起喝不起的，研究那玩意儿干吗？”

阿P故作高深地说：“唉，这是修养，修养懂吗？很多人这辈子也开不起奔驰宝马，但不耽误他收集模型。你没看前院老王一米五的个头，还专爱看NBA呢。”

常言道艺不压身，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阿P的知识很快就闪亮了一把。周末，小兰爸爸过生日，全家老少都要到场祝贺。老丈人过生日，阿P自然不敢怠慢，买好礼物跟着小兰出发了。

阿P到了老丈人家时，就剩大姐一家还没到，说有事要稍晚点。老爷子兴致很高，非要和大家先喝点。他从柜子里拎出两瓶茅台酒，打开一瓶说：“这是你大姐前两天给拿过来的，说你大姐夫买的。咱们给他留一瓶，先尝尝再说。”

小舅子搓搓手：“这酒得两千块呢，大姐夫真舍得啊。”阿P看了也两眼放光，在网上研究那么久了，总算能亲口尝尝这高级酒了。

可酒一到嘴里，阿P脸色就突然一变。阿P可不只是研究理论，平时跟着领导吃饭，虽然喝的只是几百块钱的，似乎都比这两千块的好喝一点。阿P不动声色，拿过另一瓶酒来研究了一番，一声长叹：“大姐夫让人给骗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屋里的人顿时都把目光集中在了阿P身上。阿P也



来了劲头，指着酒瓶口说："各位，鉴别茅台酒，讲究'望闻问切'四个字。"

老丈人疑惑地说："就听过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没听说喝酒还有这讲究。"其他人也纷纷摇头不解。阿P得意地看了小兰一眼，心说今天老公要给你挣面子了。接着，他一指酒瓶："首先是望，看这酒瓶本身没啥问题，因为现在造假酒用的都是真瓶子，可茅台酒厂的瓶盖里面是没有内塞的，而这瓶酒里还有个小白盖，从这一点就有问题，肯定是外面的铝盖密封做不好，才被迫弄个小塑料盖在里面的。"

看老丈人不太信服的样子，阿P又举起酒杯放到鼻子底下："其次是闻，这个闻可不是中医说的'听'，而是拿鼻子闻，茅台讲究开瓶闻兰香，空杯闻玫香。倒出来的时候，得有兰花一样香味，喝干后的空杯得有股淡淡的玫瑰香，可这酒除了酒精味，哪有香味？"



阿P偷眼瞅了瞅老丈人，见他听得聚精会神，更来劲了："接下来该切了。"说完一仰脖，一杯酒下肚。大家吓了一跳，原来是这么个"切"法。只见阿P龇牙咧嘴说道："茅台酒应该圆润醇滑，这酒虽然也不错，但辣味过重，显然不对。"

老丈人愣了一会儿说道："那还少个'问'呢？"阿P嘿嘿一笑，指指酒瓶上的防伪电话号码："这个问就是打电话，但只能证明这标签是真的。不过还有另一个办法，就是'问'油。"

这回不止老丈人，其他人都被镇住了："问油？油是什么东西？"

阿P让丈母娘到厨房里拿了点色拉油，把酒杯倒满，然后在酒里滴了一滴油，只见那油在酒中扩散开来，阿P指着酒杯说："油在茅台酒里，应该均匀扩散、缓慢下沉，可你看这里的油扩散不规则，下降也快。"这下众人都服了，纷纷说还是阿P有本事。

老丈人赶紧给大姐打电话，没想到大姐夫妇都关机了。阿P仔细翻了翻装酒的礼盒，发现有一张收据和一张名片，当下自告奋勇地说："不用找大姐了，这上面有卖酒的地址，就在城东，我去找他们评理。"老丈人担心对方不肯承认，阿P一挺胸脯："就凭





我的专业水平和三寸不烂之舌，保证让他们哑口无言，乖乖退钱。”说完，便提着两瓶酒雄赳赳地出发了。

智斗老板娘

阿P打车找到了名片上的地址，一看，是家门脸不大的烟酒杂货店。阿P推门进去，把两瓶酒往柜台上一放，扯着嗓子喊：“老板呢？”从柜台后面闪出一个女的，高高胖胖，五十来岁年纪：“在这儿呢，买什么？”

阿P冷笑一声：“什么也不买，我是来退货的。”

老板娘一张胖脸顿时板得一丝皱纹都没有：“退什么货？我这里从来没退过货。”阿P一看不是善茬，决定先从气势上压倒对手。他一拍桌子，指着那两瓶茅台说：“你这是假货！没让你假一赔二算便宜你了！”

不料对方压根不吃这一套：“你凭什么说这是假货？”

阿P觉得显示自己专业知识的时候又到了，于是抖擞精神，把在家里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老板娘依然不买账：“就算这酒是假的，你凭什么说是从我这里买的？”

阿P早有准备，从兜里掏出收据：“看看，看看，这是不是你这里的收据？名片还在这儿呢！”

不料，老板娘看到这两样东西后，不但没有害怕，反而一下子嚣张起来：“我还纳闷呢，我怎么会把这酒卖给不认识的人。你从哪弄来的收据和名片啊？什么时候来买的酒？既然都拿到名片了，怎么还退呢？”

阿P被这一连串的问句弄蒙了：“什么意思？你管我是什么时候买的呢，总之假酒就得给我退！”没想到老板娘不再理他，自顾自地看起了电视。阿P大怒：“你再不给我退我可找工商局了！”

老板娘“哼”了一声：“神经病。”

阿P没想到自己落到如此尴尬的地步，他一咬牙，拿起电话来就打114，问工商局的电话。老板娘看他认真了，也紧张起来：“你先别打了，你告诉我，这酒到底是谁买的，我就给你退。”

阿P看对方终于服软了，心里得意，就把大姐夫的名字报了一遍，老板娘拿出本账单来对了一下，又看了阿P一眼：“你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老板娘进屋打电话去了，阿P跷着二郎腿在外面等着。这时推门进来一个中年男子，进屋就问："有人在吗？"

阿P看看里面，老板娘电话还没打完，便凑到男子身边，偷偷告诉他："兄弟，买酒别在这儿买，这里的酒都是假的！"中年男子用奇怪的眼神看了看阿P，没说话。

这时老板娘出来了，板着脸把钱交给了阿P，拿回了阿P手里的名片和收据，一把撕得粉碎，接着转过头对那个男子说："你买什么？"那男子看了一会儿柜台："就拿那礼盒装的茅台酒吧，再拿一条软中华。"

阿P心里纳闷，心说这哥们怎么不听劝呢。刚要再说话，见老板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还有事吗，你？"

阿P见钱已经到手，也不想多生是非，揣进兜里拍拍屁股走了，边走边摇头："唉，这年头真是啥人都有，我都告诉他里面有假酒，他竟然不相信。"

回到老丈人家里，阿P把钱往桌子上一拍，添油加醋地把自己智斗老板娘的过程说一遍，听得众人张口结舌。老丈人用力一拍阿P的肩膀："有知识就是好啊！"阿P得意地看了一眼小兰：看你以后还敢讽刺我不？

捅了大娄子

正热闹时，大姐夫和大姐也风风火火地赶来了，老丈人赶紧站起来说："你们俩刚才怎么不开机啊？我有事都找不到你们俩。"大姐擦了把汗："刚才不是办孩子上学的事吗？人家不让开机，怕录音。"老丈人一愣："什么事还怕录音啊？"大姐夫没顾上回答："爸，我送您那两盒酒里有一张名片和一张收据，我今天忘带了，明天我还得给人家送去。"老丈人一拍大腿："我刚要告诉你们，阿P帮你们把酒退了，那酒是假的啊！"

大姐夫和大姐惊叫一声，一起抓住阿P的手："真的假的？"

阿P无比自豪："当然是真的，钱在这儿呢，下次小心点吧。"大姐和大姐夫面如土色，一起瘫坐在沙发上："阿P啊阿P，你可把我们坑苦了。你知不知道那家店是谁开的？是实验小学的校长媳妇开的！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是假酒啊，我们去买酒就是要那张名片和收据，校长看见这两样东西，才肯帮忙让我们孩子择校。我们买完后忘了把名片和收据取出来了，今天校长都答应接收孩子了，让我们明天把这两样东西送过去。"

正说着，大姐夫电话响了，等接完电话，他垂头丧气地说："完了，人家校长说了，这几年学校名额紧，不在学区内的不予考虑。"老丈人担心两口子太着急，张罗着开饭，什么事吃完饭再说。大姐哪还有心思吃饭，站起来说："我们俩得赶紧回去找人





比比谁更牛

吴水群

这天早上，社区医院的小刘医生刚上班，就有两个老头来找他。小刘一看，认识，都是自己的老邻居，便问他们来看什么病。

其中一个老头说："小刘大夫，我们今天来，是想输液保健的，你能不能跟我们出趟诊？"

小刘奇怪道："人已经来了，不如就在医院输液吧。"

这俩老头忙摇头，着急地说："我俩还有紧急任务呢，可不能在这打点滴！这样吧，你随我俩走，到那去给我俩打点滴，算出诊，我们可以多交出诊费……"

见这俩老头一副着急的样子，小刘不好推脱，只好背起药箱，跟他们一起走出了医院大门，上了一辆面包车。

面包车开了好久，最后在河堤上

家说说，看还能不能通融。"说完拉着大姐夫就走了。

这顿饭吃得很别扭，小兰一有空就瞪阿P，弄得阿P连头都不敢抬。回到家，小兰仍然不理阿P，阿P只好耐心做工作，大道理小道理讲了个遍，直说得口干舌燥。可小兰却油盐不进，最后把阿P一把推出卧室，"咣"的一声把门关得死死的。

阿P无奈地躺在沙发上，愤愤地想："我指出假货有什么错？这群家伙没见识，竟然还指责我。"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打开电视，正好电视台在播放3·15晚会，主持人声情并茂地讲述着打假的意义。

看着看着，阿P心情舒畅起来：还是人家主持人有修养有内涵，明白事理。看来，我还是很有责任心的。他关上电视，满意地睡着了……

（题图、插图：顾子易）



停了下来。俩老头拎着箱子和布兜下了车，径直朝前面走去。

小刘也赶忙背起药箱跟了过去。

三个人走着走着，就来到了河边。俩老头打开箱子和布兜，小刘这才明白，敢情这俩老头是来钓鱼的。要小刘跟来，目的就是为了一边打点滴一边钓鱼。

小刘被逗乐了，问："钓鱼就钓鱼呗，你们刚才咋不早说呢？"

这俩老头一听也乐了，随即笑着说："当时我俩哪敢说啊！要是你知道我俩是要一边钓鱼一边打点滴，你还肯跟我们来吗？告诉你吧，我俩没别的嗜好，就是爱钓鱼！多花点钱我们不怕，可时间宝贵啊！在医院输液，一躺三四个小时，俺可受不了。来到河边，一边输液一边钓鱼，这多自在……"



小刘一边从药箱里拿出药瓶，一边嘀咕道："真稀罕，像你俩这样的钓鱼迷，恐怕全世界再也找不出第三个了……"

话还没说完，她无意中一转头，立刻愣住了，只见河两边还坐着八个老头，全都一手插着输液管，一手握着钓竿，那些输液瓶都挂在旁边的树杈上，正随着风轻轻晃动……

这俩老头得意起来，一边收拾渔具一边调侃说："看看吧，今天就让你见识下十大超级钓鱼迷……"

刚说到这儿，一个瘦老头正好拎着渔具走过，立刻打断他们说："有我老马在，你们谁也别吹自己是超级钓鱼迷！东郊的那个牧野湖你们都知道吧？"

"当然知道了！那可是钓鱼的好地方，里面的鱼可多了，还净是些大家伙……"

瘦老头嘿嘿一笑："可你们知道吗？我上个月花三十万在牧野湖边买了块墓地！"

"那和钓鱼有什么关系？"一个老头随即反问道。

瘦老头听了，得意地说："咋没关系？我花那么多钱在牧野湖边买块墓地，就是为了离钓鱼的地儿近点儿，以后不能钓鱼了，看人家钓鱼，过过眼瘾也好啊。"





如此好人

■倩 瑜

阿勇到外地出差，返程时正要买车票，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百般无奈，只好问路人借钱，可大家都把他当成骗子。阿勇郁闷透了，他朝前望：街对面有个男人也在问路人借钱，可那家伙比他运气好多了，问上三四个人，就会有人掏钱给他。

正当阿勇纳闷时，那人忽然跑过来，打量了阿勇一番，说："借钱啊？"

"嗯！"阿勇红着脸点点头，"可还没借到。"男人问："你借多少？"

"六十五块，一张车票钱。"

男人一笑："怪不得，你口开得太大了，知道吗？你说两块三块的，成功率就高了，别人会想，就算被骗，也不过几块钱。"

"我不是骗子！"阿勇激动地说，"我是真的遇到困难了，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唉，我以前就经常帮助像我这种情况的人。"

男人笑了笑，似乎对他挺关心，从口袋里摸出七十块钱，塞到他手里："我赞助你一张车票吧，多下五块给你吃饭。"阿勇高兴极了，赶忙称谢。男人笑着说："我可认识你啊。"

"啊！大哥，您认识我？"阿勇瞪着对方，可怎么也认不出对方是谁。男人拍拍阿勇肩膀，说："连我都看不下去了，像你这样的好人，怎么就没个人帮一把呢？"说完，他就走了。

阿勇终于回到家，他跟老婆提起了这事，说那个好心的男人肯定认识他，就是怎么也想不起他是谁。

老婆忽然一拍大腿，说："还能是谁？就是那个骗子！一年前，街头有个外地男人问路人借车费，其实是骗人的。可你心肠太好，每回碰上都给他，也不知给过多少回了，最后那次，我和女儿都说已经给过了，可你还不信，坚持又给他骗了一次，像你这么傻的好心人，人家不记得你才怪呢！"

阿勇一听愣了，接着感慨道："我要不是这么傻，现在还回不来呢！"



有些玩笑开不得

■闻春国 编译

罗伯特是个捕猎高手。这天，他带儿子去郊外打猎，可是，到哪儿都插着一块牌子“私人领地，闲人免进”。

见儿子耷拉着脑袋，一脸不高兴，罗伯特急得直挠头，突然他看到不远处有个农场，顿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他让儿子在车旁等着，自己一个人走了进去。

农场里，一个农夫正在给奶牛挤奶，罗伯特走过去，客气地问，能不能让自己和儿子到田里面去打猎。

农夫听了，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不行，万一你们踩坏了庄稼怎么办？”

罗伯特央求道：“我带儿子出来打猎，要是什么都没打到，他会失望的，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可农夫不停地摇头摆手。就在这时，罗伯特看到一群鸡正在农场里走来走去，他灵机一动，掏出两张钞票，递了过去：“这样行不行？我买你两只鸡，让我们打一下，让我儿子过把瘾。”

农夫勉强同意了，他把钱放进口袋，然后强调说：只能打死两只鸡，多一只都不行。

等农夫进了屋子，罗伯特冲着儿子招了招手。

儿子端着枪，走过来问道：“爸爸，他们同意我们到田里打鸟了吗？”

罗伯特刚要回答，突然眼珠一转，想和儿子开个小玩笑，于是，他装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说道：“这些农夫真小气，不让我们在这里打猎，简直要把我气死了。看来我只能……”说着，他举起猎枪，瞄准鸡





猴子也借读

李 慧

老吴是实验小学的校长，这年寒假，他到山区玩，捡到一只小猴子，偷偷带进了城里，又托关系办了一张"驯养许可证"。

小猴子活泼可爱，老吴很喜欢，可眼看就要开学了，老吴不禁犯起愁来：自己工作忙，老婆又经常出差，谁来管这只小猴呢？

这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关于动物园的新闻，突然灵机一动：对啊，把小猴子放到动物园寄养，等放假再接回来，不就行了吗？

老吴忙找来学生材料登记表，上上下下翻了起来。

还真巧，真有个学生家长是动物园的，看材料还是个负责人。于是老吴抄下电话号码，打了过去。

对方一听老吴的事，一口答应了下来："吴校长，你放心，当年我孩子进校的时候，就是请你帮的忙，现在都快毕业了。这样，你明天就把小猴送来吧。"

老吴一听，连连道谢。

对方顿了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不过，吴校长，我们动物园也有

群，砰的一枪，只见一只鸡"噗"一声，躺在了地上，其他鸡被枪声一吓，惊得四处乱窜。

罗伯特洋洋得意地说道："看，这就是小气鬼的下场。"

儿子兴奋地睁大眼睛，连连叫道："我也来，我也来。"说着，也举起枪，"砰"地放了一枪。

罗伯特听到"扑通"一声，抬头一看，顿时傻眼了，就见刚才农夫挤奶的那头奶牛四脚朝天倒在地上，死了。

儿子举着还在冒烟的猎枪，大声喊道："爸爸，真过瘾，你杀了他们的鸡，我杀了他们的牛，我们现在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规定，寄养动物是要收费的。动物园就像学校一样，虽然学费可以不用交，但伙食什么的也要花钱啊。”

老吴心想，一只小猴子能吃多少钱的东西？于是爽快地说：“我知道，我知道，到时候肯定一分不少。”

第二天，老吴就把小猴子送进了动物园。

转眼到了暑假，老吴一放假就去了动物园，打算把小猴子接回来，顺便把伙食费结了。

他找到那个学生家长，问要交多少钱。

家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账单，递给老吴。

老吴扫了一眼，被最后的数字吓了一跳：“怎么？要五万五？一只小猴子，哪能吃那么多？”

那位家长笑了：“吴校长，您误会了，这一只小猴子的伙食费总共是五千块。”

“那五万是怎么回事？”

家长用手指在账单上一点，说：“你看，这条在这儿呢。”

老吴仔细一看，只见家长手指的地方有一行字，清清楚楚地写着：借养费五万元。

老吴疑惑地问：“什么叫借养费啊？”

家长呵呵一笑：“我说过，动物园就像学校一样，你这只小猴不是我们这儿的正式生，只能算借读的，学校收借读费，我们这儿也得收‘借养费’，不是吗？”

老吴这才想起来，当初这个家长的孩子进学校，自己也收了人家五万块借读费啊。

（**本栏题图、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

（本栏目欢迎来稿。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从网上传递。如为电子邮件，请发以下信箱：simyyue@126.com）



本期游戏难度指数：★★★☆☆

福尔摩伍的问题

意外的敲诈

一次，福尔摩伍坐火车去另一个城市。列车驶出车站时，已经是深夜了，福尔摩伍在包厢里看了一会儿书，正准备上床睡觉，突然，一个漂亮女人闪进了他的包厢。

一进门，女人就把门反扣上，威胁福尔摩伍交出钱包，否则，就要扯开衣服，说福尔摩伍把她强拉进包厢，打算非礼她。

看到福尔摩伍没有作出反应，这个女人嬉皮笑脸地说："先生，即使你按床头警铃也没用，因为，我只需要把衣服轻轻一扯……"

福尔摩伍一下子陷入了困境，喃喃地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说着，他点燃了一只粗大的雪茄，深深地吸了几口。就这样，双方僵持了三四分钟。福尔摩伍还是按了一下床头的警铃。

这个女人不由得气急败坏，她立即脱了外衣，扯破了胸前的衣衫。等警察赶到，这个女人躺在福尔摩伍的铺上，又哭又闹，嚷道："几分钟前，这个人把我强行拉进了包厢，还扯我的衣服……"可福尔摩伍却依旧平静地站在那里，手上拿着雪茄，雪茄上留着一段长长的烟灰。

警察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现场情况，马上明白了：这个女人想讹诈福尔摩伍。于是，就把她带走了。

请问，警察根据什么作出判断，认定福尔摩伍是无辜的，而这个女人却是在敲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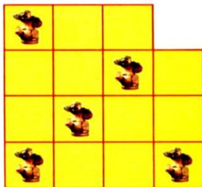
（供稿：寒　梅）

超级视觉

分割图形

下图中共有15个小方格，印有5个说书俑形象，请你把把这个图形划分为形状相同、面积相等的5份，每份上要有一个"说书俑"。试试看，你能成功吗？

（供稿：墨　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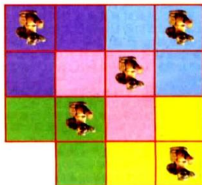


答案

福尔摩伍的问题

警察赶到福尔摩伍的包厢，发现他手上拿着的雪茄上，留着一段长长的烟灰。警察据此判断：在几分钟前，福尔摩伍没有进行过任何激烈活动。

超级视觉：



ISSN 0257-0238



CN31-1127/I

国内代号:4-225

国外代号:M156

零售价:3.00元

每月8日出版

